

◎吳茂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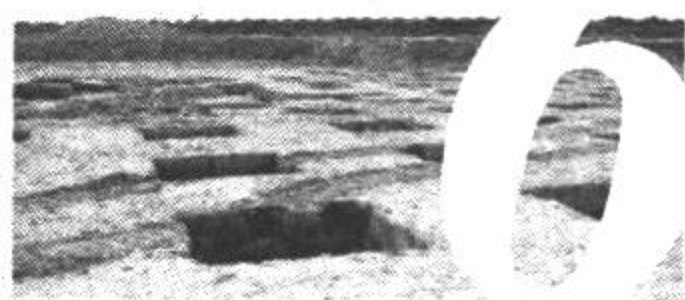
# 鄭氏

## 筭路創基業

復明使命，鄭成功海外求活路，  
物換星移，輾轉清人接替，  
漢人湧來，經營福地。  
安身立命，漂泊身家從此扎根，  
荒島海隅，百年耕耘變仙鄉。



Chapter



## 漢人鄉莊蓬勃興旺

「自海寇顏思齊踞有其地，始稱台灣。紅彝得之，因思齊遺眾，用以耕作，采鹿于山，漁魚于海，藝禾插播，通販於東洋。越二十年，鄭成功京口之敗，金廈不守，攻而有之，仍紅彝之舊，臣其人，居其居，內資種植，外憑貿易……」

——季麒光《台灣志序》

西元一六五九年，京口一役，鄭成功退守金廈，大將甘輝戰死，反清復明之勢頓挫。這場戰役改變了台灣四百年來的命運。鄭氏此時困守金廈彈丸之地，兵困糧乏，日夜苦思一處可長可久的「籌餉練兵」、「安頓家眷」、「生聚教訓」的根本之地。剛好荷蘭通事何斌來奔，以「田園萬頃，沃野千里，餉稅數十萬。」「數日到台灣，糧米不絕。」勸說征台。求活路於台灣，勢之必然。

在鄭成功的心中，台灣本是鄭家舊地，鄭芝龍遺眾尚在。西元一六六一年三月二十三日，鄭成功率領四百多艘戰艦，自金門料羅灣浩浩蕩蕩，掛帆東行。廿四日抵澎湖，稍作休息，廿七日中途「阻風乏糧」，回航澎湖，三十日晚，鄭成功對隨軍諸將士精神講話，「冰堅可渡，天意有在，天意若付我平定台灣，今晚開駕後，自然風恬浪靜，不然官兵豈堪坐困斷島受餓也。」

是日晚上一更後，大軍在風雨中解纜，航向鹿耳門，到了三更，「雲收雨散，天氣明朗，順風駕駛。」四月一日，天剛亮，鄭成功身先士卒，搭著小哨艇登岸，踏勘鹿耳門陣地形勢，經過一夜的風雨，平常水淺的港口，忽而水漲數尺，隨後艦隊順利通過鹿耳門，駛入台江，停泊禾寮港札營，猶如天助，荷人倉皇迎戰。

至此，鄭成功取赤崁，圍台灣城，收復鄭家舊地。十二日，從海路踏勘曾文溪北邊的蚊港，以及麻豆、蕭壠、目加溜灣、新港等四大平埔族社，沿途「土民男婦壺漿迎者塞道」，對這片三角洲「土地平坦膏沃」留下很深的印象。

## 明鄭建都開國立家

於是鄭成功改赤崁為東都明京，台灣城為安平鎮，以誌故鄉。設一府二縣，北天興，南萬年，查報田園冊籍。效「諸葛屯斜谷」，行屯田富兵之法，分派各鎮土地，自耕自給。頒布「開墾章程」，為台灣開發立下新里程。

章程曰：

「東都明京，開國立家，可為萬世不拔基業。本藩已手闢草昧，與爾文武各官及各鎮大小將領，官兵家眷聿來胥宇，總必創建田宅等項，以遺子孫計。但一勞永逸，當己力經營，不准混侵土民及百姓現耕物業。茲將條款開列於後，咸使遵依。如有違越，法在必究，著戶官刻板頒行。」

特諭：

一、承天府安平鎮，本藩暫建都於此。文武各官及總鎮大小將領家眷，暫住於此。隨人多少圈地，永為世業，以佃以漁以經商取一時之利。但不許混侵土民及百姓現耕田地。

二、各處地方，或田或地，文武各官，隨意選擇，創置庄屋，盡其力量，永為世業，但不許紛爭及混圈土民及百姓現耕田地。

三、本藩閱覽形勝建都之處，文武各官及總鎮大小將領，設立衙門，亦准圈地創置庄屋，永為世業。但不許混圈土民及百姓現耕田地。

四、文武各官圈地之處，所有山林陂池，具圖來獻，本藩薄定賦稅，便屬其人掌管，須自炤管愛惜，不可斧斤不時，竭澤而漁，庶後來永享無疆之利。

五、各鎮及大小將領各兵，派撥汛地，准就彼處擇地起蓋房屋，開闢田地，盡其力量，永為世業，以佃以漁及經商，但不許混圈土民及百姓現耕田地。

六、各鎮及大小將領派撥汛地，其處有山林陂池，具啟報聞本藩，即行給賞須自炤管愛惜，不可斧斤不時，竭澤而漁，庶後來永享無疆之利。

七、沿海各澳，除現在有網位罟位，本藩委官徵稅外，其餘分與文武各官及總鎮大小將領，前去炤管，不許混取，候定賦稅。

八、文武各官開墾田地，必先赴本藩報明畝數，而後開墾，至於百姓，必先將開墾數報明承

天府，方准開墾，如有先墾而後報，及報少而墾多者，察出定將田地沒官，仍行從重究處。

這份「開墾章程」可說是台灣國土開發，劃時代的歷史法案。鼓勵官民兵，靠自己的力量經營家園，開墾的原則精神，則是尊重先住民的土地權益，「不許混圈土民及百姓現耕地」，以及愛惜山林陂池，不可「斧斤不時，竭澤而漁」，這種「永續經營」生態觀念，直到今天，仍是值得我們借鏡的。

## 移民集聚庄社成形

於是五軍、果毅後鎮諸軍，開墾曾文溪以北土地，「插竹為社，斬茅為屋，圍生牛教之以犁，使野無曠土，而軍有餘糧。」

其鄉仍曰社，其畝亦曰甲，土地分為官田、私田及營盤田。曾文溪流域的漢人庄社至此逐漸成形。

官田為荷蘭王田，耕者皆為官佃，在曾文溪畔尚留有官田地名；私田則是宗室文武招民所開墾之地，供給種子與牛隻耕作器具，諸鎮之兵所屯之田，稱為營盤田，今天庄名有「營」字，大多是當年的營盤田，由士兵開墾成庄。（註一）

「庄」匯集了四面八方的人氣，人氣散了，庄也就敗了，這人氣就是居住者對生活的信心，所謂眾志成城，要不然就是「分崩離析」，成了「狗不吠、雞不啼」的死境。庄頭如此，

國家何嘗不然！

鄭成功開台，隔年齋志以歿，留此遺民世界。子孫不肖，宗室弄權，鬥爭相殘，頗有乃祖之風的監國鄭克塽竟落得被殺的命運，幼弟鄭克塽，被拱上台，飄搖孤島。三代廿六載，海東鄭氏人氣漸散，一旦清軍進逼城下，劉國軒、馮錫範文武諸臣議降偷生，獨寧靖王尚節義。

絕命詩云：

「艱辛避海外，總為數莖髮。於今事畢矣，祖宗應容納。」

宗室雖滅，渡台來者仍潮來潮往。幸好曾文溪流域上的營盤庄社，人氣不絕，代代出人傑。這些庄社聚落，率皆集村，他們可能和平埔族一樣，數十或是上百戶結為一社，四周圍著刺竹籬，護著裡頭的家家戶戶。竹牆茅屋的風光，如今還可以在《番社采風圖考》、《台灣縣全圖》裡想見，東西南北四周皆繪著竹林，看起來沒有城池的雄偉，倒有幾分桃源之美。人未進社內，綠意竹風就令人心境輕鬆。

先民們並且組織「守望相助」巡守隊，招募社中赤貧者為壯丁，每夜兩班，「一人執鑼不鳴，一人擊梆」，其餘的隊員持木棍，自三更起繞行社外，直到五更天明為止。若是發現盜賊，立刻敲鑼，大喊捉賊，「一社鳴鑼，則鄰社皆應」，賊不敢入社。

曾文溪畔許多庄社，還因此結成聯庄之勢。庄民們農閒習武，操練宋江諸陣，「看旗、

聽鼓、聞鑼」，陣式儼然，一方面作為庄廟神明，在人間的侍衛，一方面鍛鍊子弟體魄，猶有明鄭寓兵於農的遺風。像烏山嶺中鹿陶洋的「江家古厝」，就是相當典型的閩南聚落，這裡是江家族人歷代祭祀、議事、操兵練武之所，附近曾有原住民曹族、平埔族居住，令人想起歐洲中古世紀山中的堡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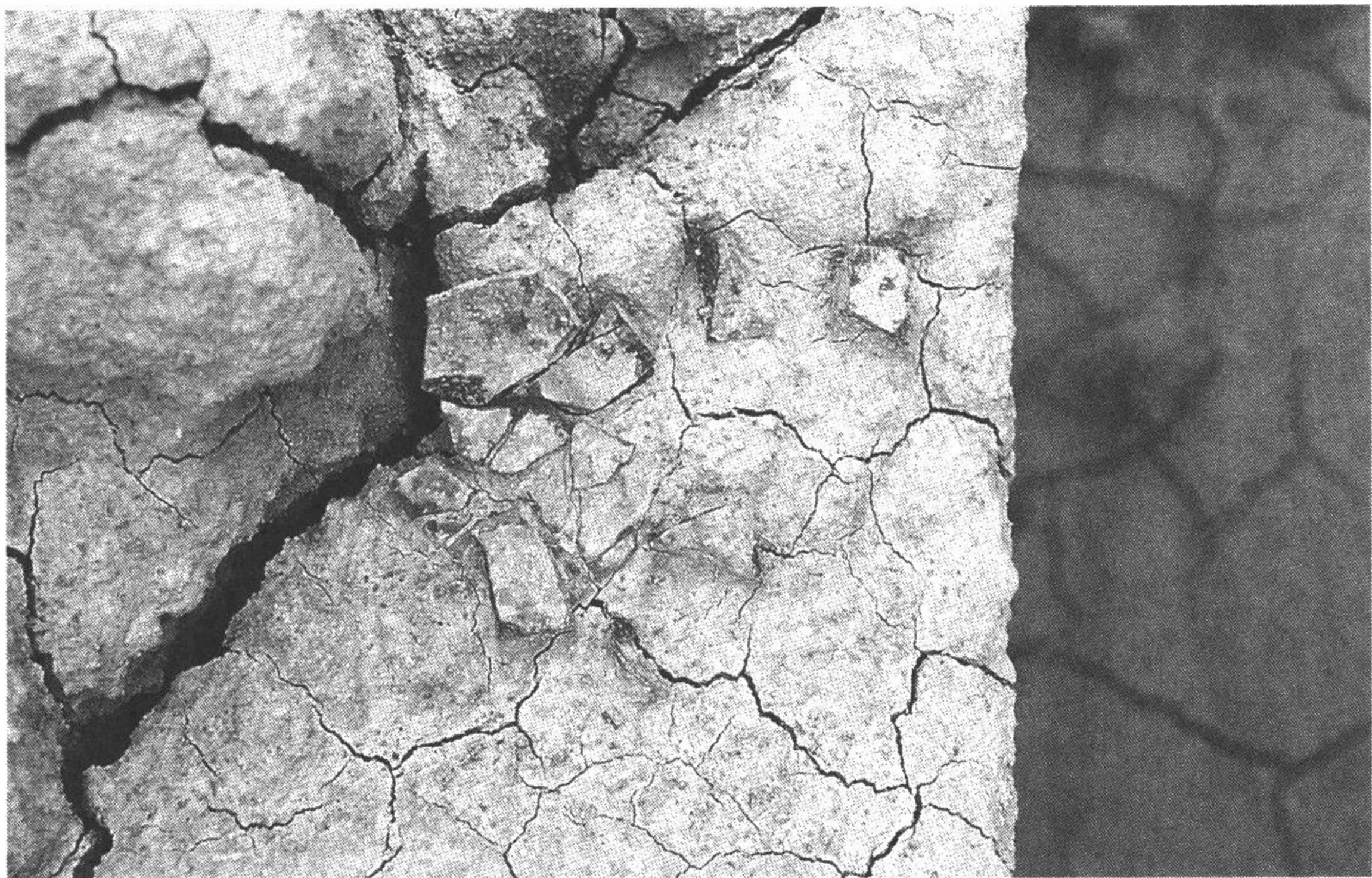
同樣的，在曾文溪南岸的胡厝寮，昔日與東勢寮、六分寮、方厝寮、謝厝寮，號稱五虎寮，聯防禦匪，從村名一看，就可以明白他們是「同姓、同鄉或是同志的關係」，在生活、經濟上相扶持。俚語所謂「相放伴」，就是最佳寫照，意思是一群人互相幫忙墾田、作塏，不像今人凡事以「錢」來論。

## 新市林家進士宅第

胡厝寮人說，「奮鬥即人生，偷閒是盜賊。」人閒下來，無以自食，只能吃祖產，與盜賊可說是無異。

所以防盜首重教育，知禮義廉恥。過去漢人庄社中有「公茨」，正堂奉祀守護神，那是先民從唐山故鄉所帶來的「祖佛」，安慰著開墾者的心靈，廂房設塾，聘請漢學老師教讀四書五經。曾文溪流域就出了好幾位進士、舉人、秀才，自古文風不輟。特別是新市三舍庄林家，據傳一門三代進士最為風光，田產千餘甲，盛極一時，大概只有麻豆林家可以比富。

◆南科文化遺址，黑陶片殘存於泥裡。（吳茂成攝）



三舍庄附近有史前文化遺址，年代溯及數千年前的蔦松、黑陶文化，遺址西北邊是現今安順寮排水道的上源。清初這裡曾是港口，《諸羅縣志》稱為「灣港」。史前人類在港邊生活的器具陶器，隨著曾文溪諸水的氾濫沖積，深埋泥裡，偶而雨水沖刷，露出些許殘片，直到南科、高鐵在此大興土木，才為考古學家驚為國寶。

三舍林家的興衰，與灣港的淤塞息息相關，河港不見了，大厝剩殘壁，三舍的風光也不再。不再的不只是三舍林家，安定鄉的頂洲仔陳家也是。

兩、三百年前頂洲開拓者陳光輪，無意間從糖商口中，搶先掌握唐山烏糖起大價的商業情報，於是一支蠟燭的時間內，蒐購烏糖，靠著灣港，往來唐山作貿易，船隻運糖去，載金回，至今地方仍流傳「頂洲到木柵，一葩火也未熄，賺萬三三」的船運致富俗諺。





傳說，陳家還有七十二萬銀埋在地底。全盛時，女婢們不堪來回港口搬運金銀，偷偷哭泣；土匪劫庄時，乾脆從窗口丟出銀兩，用以退賊。後代子孫沒落了，變賣家具，不知一口舊時大木櫃底層藏滿龍銀，直到買家雇數名大漢扛到半路，繩索承受不住重量，跌破木櫃，龍銀散落四處，才悔恨不已。

同樣是河港興盛的麻豆，也是以販糖聞名。麻豆林家開基祖林文敏，福建泉州安溪縣人，乾隆末年舉家遷台，林文敏經營糖蜜，資產百萬，八房子孫為官、販糖，人才輩出，產業之大，可從大厝「九包五，三落百二門」想見一斑，民國四、五十年間，南鯤鯓還曾發現一支「林宅山界」石碑，吳新榮氏就疑為麻豆林家之物，如果這是真的話，林家田園之廣，令人咋舌。

◆台江灣港港邊的文化遺址，遠方高處堤防下，即是今日安順大排的上源。（吳茂成攝）

## 麻豆挖寶見證輝煌

麻豆港的遺址，就在今天的水堀頭。民國四十五年，這裡發生轟動全台的「掘寶」事件，五王取乩降旨，要清理汙穢，恢復「龍喉穴」地理。結果，鄉民們總動員，清出一堆糖廊的機材，包括卅六個石車，當時台南縣文獻會加以考證，這是一項碼頭「跌水工程」，見證港口製糖、販糖的榮景。

清初文人郁永河來台採硫，曾路過此地。他將來台所見所聞寫成《裨海紀遊》一書，至今讀起來仍是一本非常精采的遊記。

康熙卅六年四月七日，郁永河乘著牛車從今日的三崁店北邊寮渡過大洲溪，一路向日加溜灣、麻豆社而來，準備走陸路到淡水採硫磺。此時距離鄭克塽歸降清朝，才僅十四年，未受戰火波及的村落，景色依舊。

郁永河沿途所見的平埔族社「嘉木陰森，屋宇完潔，不減內地村落。」族人「勤稼穡，務蓄積，比戶殷富」，明鄭設社學，鼓勵讀書的遺風尚存，因此，子弟能背四書、講禮讓，漢化漸深。

這一切說起來，還得感謝靖海侯施琅的遠見，要不是他獨排眾議，向康熙力陳「棄、留」利害，台灣的歷史早就改寫了。施琅畢竟是跟過鄭成功經略海上霸業的老將，了解當時台海

的國際、戰略情勢，「棄」則淪為紅毛人、盜賊的據地，「留」則大陸沿海四省門戶可守。而且台地物產豐榮，「實肥饒之區，險阻之域。」

「耕桑並耦，漁鹽滋生，滿山皆屬茂樹，遍處俱植修竹，硫磺、水籐、糖蔗、鹿皮，以及一切日用之需，無所不有。向之所少者布帛耳，茲則木棉盛出，經織不乏。」——施琅《請留台灣疏》  
「不糞種，糞則穗重而仆，種植後聽其自生，不事耘鋤，惟享坐獲。」——《赤坎筆談》

四月初七日，原本應該到達倒咯國的郁永河車隊，卻因駕牛車的平埔人誤解，一行人來到諸羅縣治所在地——佳里興。「佳里興」，據吳新榮氏研究也是平埔語「加哩林」，明朝《東番記》早有記載，如今從省道經過，還可見到矗立路旁的「古天興縣治」石柱。天興縣，是曾文溪流域第一個行政區名，後來改為天興州，入清版圖之後，又變為諸羅縣，第一任知縣季麒光。

據說，當時的知縣，害怕這裡的治安不好，還是在府城內辦公。因此，郁永河到達佳里興縣治僅遇見守將趙振，他鄉遇故知，兩人聊到深夜才就寢。曾文溪草埔上的月光，透進官舍竹牆來，「軌軌」的牛車聲，還在耳畔迴響，月明如鏡，驚醒守宮鳥，郁永河在佳里興度過北行的初夜。

四月初八，郁永河一行人仍乘著牛車，返回麻豆社，經水堀頭、渡茅港尾溪、鐵線橋溪，到達倒咯國社，就此揮別曾文溪平原。僅留下一「蔗田萬頃碧萋萋，一望龍蔥路欲迷；網



◆三月，曾文溪溪埔上「蔗苗龍蔥，路欲迷。」（吳茂成攝）

載都來糖廊裡，只留蔗葉餉群犀。」美麗的竹枝詞，讓後世治史者想見那蔗鄉的面貌。

麻豆與佳里、善化，可說是台南縣最典型的蔗鄉，日據時代總爺、蕭壠、灣裡三大糖廠並立。因為，曾文溪平原「砂土相兼」，適合插蔗。

「蔗苗種於五、六月，首年則嫌其嫩，三年又嫌其老，惟兩年者為上。」  
——《赤崁筆談》

古人似乎早已懂得輪作的道理。三月春雨降，農家趕著栽插，若是無雨亦犁種，只不過屛水灌溉，較為艱辛。到了十月，「築廊，置蔗車，雇募人工」，開始以牛隻推動牛磨碾糖，每甲田大約可煎烏糖六、七十擔不等。

## 什乃藏嬌韻事流傳

糖，為曾文溪庄社帶來致富契機。糖廊也成了官府課稅的單位，乾隆年間，一張糖廊徵銀五兩六錢，張數的多寡成了富農財富的象徵。善化鎮什乃部落，原名「十奶」，舊時此地有五處糖廊，經營者在此金屋藏嬌，曾置一位第十奶奶，因此得名。糖廊風光可見一斑。

曾文溪的山間玉井盆地，也流傳著豪族賽「糖米」的傳說。相傳乾隆年間，口宵里張家因祖先葬在南化「絲線吊銅鐘」的穴地上，後代子孫出了一位「跛腳進士」，赴雲南致仕發財後，建梳妝樓於曾文溪上游，築戲台於中游，妻妾乘舫遊溪看戲，好不風光。

後來石仔瀨楊家，也出了一位進士楊光謨，兩家勢力相當。張家，誇說他們的糖倒進曾文溪，可以甜到下游石仔瀨楊家。楊家，揚言他們的稻穀足以淹沒口宵里的旗竿尾。一場糖米生產大賽於是展開，成為曾文溪畔老農茶餘飯後的笑談。

然而，蔗糖的甘甜皆被糖商吮盡，草地佃農則是渴飲汗水，度日如年。

「台陽膏腴地，一歲或三熟，可憐草地人，不得飽糜粥！里正催租來促人，林投有洞去藏身；晝伏夜歸饑不忍，歸來惟對甑中塵。曩者城中來，曾見城中客；峨峨稱大家，丹艸間金碧，豐衣美食如山積，不如賣女圖朝夕；使儂莫作溝中瘠，女事貴人兩有益！吁嗟呼，墜茵墜溷不可知，飛絮飛花豈有擇？君不見，石濠別，幽怨聲；流民圖，淒涼色！」

——李華《草地人》

府城人稱鄉村曰「草地」，李華為府城人，所見所聞當不假。

租稅逼死佃農，自古皆然。舊誌上稱「諸邑之賦，惟赤山獨重。」赤山在麻豆西北邊，

曾是明鄭北路開墾中心，龍湖寺遠近馳名。相傳陳永華路過此地，聽到草庵內傳來和尚梵唄聲，忽有所悟，因此建寺供僧，奉祀菩薩。

兩百多年之後，陳永華夫婦兩人的墓碑，也在北麓大潭附近山腳被人發現。可見陳永華與此地因緣甚深。陳永華被鄭成功譽為古之諸葛孔明。輔鄭氏二代，東都典章文物，悉出其手。他「勸諸鎮開墾，栽種五穀，蓄積糧糕，插蔗煮糖，廣備輿販。」可說是台灣劃時代的經營者。

《台灣通史》記載陳永華「募民闢田，歲收穀數千石。比穫，遍遺親舊之窮困者。」剩下的糧米，僅夠自己食用。陳永華所開闢的田園，應在赤山附近。據說，赤山岩前的龍湖，為「龍蝦公湖」，陳永華埋骨之所，為「龍蝦母湖」，山明水秀，鍾靈之地，此湖現在水已淺，三月春末，只見新荷點點。

◆果毅後龍蝦母穴前的陳永華古墓，三月，只見湖畔新荷點點。首位台灣開發總企畫人，曾長眠於此。（吳茂成攝）



## 開租碑減稅陳情表

龍湖寺古物不少，一尊石觀音像是鎮殿之寶，庇祐著六甲、官田諸鄉信眾。一塊「孫太爺開租碑」，記載著赤山農民陳情減租的歷史。時在康熙二十三年，鄭氏王朝覆滅，天興及萬年二州所管的八萬石租額，移為駐台一萬名清兵軍食，但是，鄭氏遺兵紛紛逃回內地，所屯之田，「宿莽藏穢，千原俱蕪」，成了荒田。

這八萬石的軍食，讓首任諸羅縣令季麒光傷透腦筋，「欲減則詳報已定，欲墊則祿薄難供」，躊躇無策。季縣令想來想去，想到赤山居民居多，於是就以「赤山現耕之田暫為會攤」，將來招墾荒田之後，再改正。

沒想到這一等，數十年已過，赤山賦稅仍然沿襲舊制，遲遲未改，民苦不堪言。還好康熙六十年「鴨母王」朱一貴亂事平定之後，雍正四年，新任知縣孫魯，體察民瘼，丈量田甲，改正租額，始釋民困。這大概是赤山地多陂圳，澤及良田，亂世之際，民居才不減吧！

## 珊瑚潭輪灌少糾紛

赤山水利，自古有名，直到二十世紀初，日本水利工程師八田與一，仍然看出這裡有構築大貯水池的潛力。這個「大陂圳」在日本大正九年（民國九年）九月動工，由八田技師設

計築堰堤，堵住曾文溪三大支流之一的官田溪水，鑿穿烏山嶺，引曾文溪水，歷時十年完工，集水面積六千公頃，灌溉著嘉南十五萬公頃的田園。

從空中鳥瞰，烏山嶺錯綜複雜的山腳沒入碧水中，昔日小山峰，成了潭中綠島，形如張牙舞爪的珊瑚。因此「珊瑚潭」美名，不脛而走。據說，想出這個美麗潭名的人，是曾任台灣總督府民政長官的下村海南。他也是一位日本和歌詩人。

「珊瑚潭」不愧入詩的好題材。

「窮得嘉南界，大圳細考量，珊瑚潭樣闊，貯水異尋常。」

「隧道穿峰底，隆穹十里長，東西分瀨口，吐納兩洶洶。」

「田園資灌溉，流澤遍遐荒，潤及三冬蔗，滋培萬頃秧。」

——吳萱草／嘉南大圳考察記

珊瑚潭築成之後，實施三年一作輪灌制，嘉南平原農收增加二至五倍，濱海鹽分地帶，土壤也獲得改良。八田與一所設計的「堰堤」，是一座「半水成式」土堤，以「黏土、砂、礫石、小圓石、卵石混合而成。」比起古時候「草埤」，在河水緩處以「竹椿、簞子（竹簾），填以草土。」堅固數百倍。昔日陂圳水患、草埤流失、農家爭水糾紛不再。

八田對曾文溪流域水利貢獻，與清初諸羅縣令周鍾瑄可說是前後互映。周鍾瑄，貴州人，「長才遠識，洞達治體。」在諸羅縣令任內，延聘陳少林編修《諸羅縣志》，為台灣舊誌



中不可多得的善本。特別是「相陞原、規蓄洩」，踏勘經畫諸羅縣數百里幅員的陂圳水利。興築陂圳十分不易，一口陂圳的築成可能要長達百年。

赤山北麓的果毅後庄民開築楓林埤，尚未成就被沖壞，乾隆二年再築，嘉慶四年又被衝毀，鄉民都快要放棄希望，任田園荒蕪，嘉慶十七年，再集資重築，終於成功。——《觀音埤公記》

這條陂圳路，果毅後庄民合父子兩代之力才築成。善始尤貴善終，庄民還議訂「陂圳規約」，分配「水份」，立石分汴，輪流灌溉，堪稱台灣農田開發珍貴的水利文書。陂圳之難築如此，其灌溉之利、功用之大也如此。

《諸羅縣志》記載，康熙五十三年，「赤山陂」、「塗庫陂」、「水漆林陂」，由諸羅縣令周鍾瑄，捐錢穀助赤山居民重修、合築而成，庄民感恩之心可以想見，於是塑像奉祀龍湖寺。除此之外，嘉南平原還有卅餘處陂圳修築，也都是出自其手，奠定農業生產基礎，諸羅農家因此生活漸趨富庶。

周鍾瑄可說是曾文溪流域農田水利開發第一人。明清水利開發形式，「地勢之下者，築堤瀦水，或截溪流，均名曰『陂』，低窪積水，有泉不竭而不甚廣者曰潭、曰湖。有源而流長者曰『港』、曰『坑』。」

「陂」今寫作「埤」。「陂圳」，閩南語中還留有這古老的水利語言。《國語》：「陂者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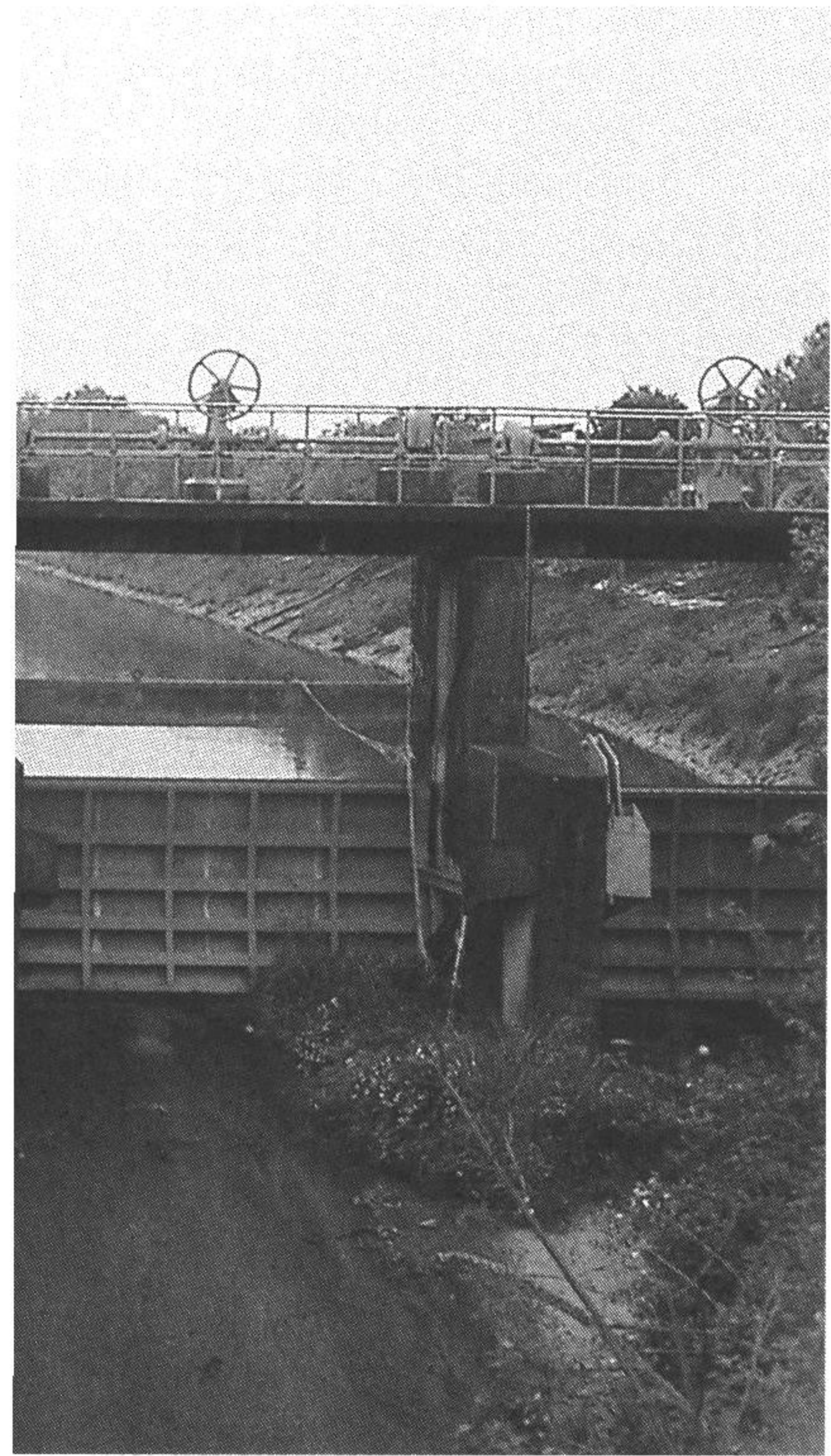
也，言因下鍾水以繁利萬物。」圳，古字作「圳」，「深一尺，廣一尺」，田中溝也。如果說珊瑚潭是「陂」，縱橫平原的嘉南大圳，就是「圳」，兩者像是心臟與血管，長達一萬六千公里的水路，滋潤著大片的「看天田」。農民從此不愁灌溉的泉源。

### 葫蘆埤 菱香添浪漫

泉不斷，象徵著地靈，地靈自然生物綿延不絕。珊瑚潭附近還有官田葫蘆埤，水雉築巢其間，美麗的身影，被選為台南縣縣鳥。「今日鳥類，明日人類。」水雉也是一種生態環境指標生物。

葫蘆埤事實上是由「番子橋溝陂」及「番子田陂」合成，形如葫蘆，「番子田」就是今天的隆田。現在卻是以「菱香舟影」聞名，為南瀛新八景之一。官田菱角是出了名，兩百多公頃的菱田，傲視全台。

這裡水靈吧！葫蘆埤旁的小村——「西庄」，出了一位佃農之子陳水扁，他是當今的中



華民國總統。西庄村人說陳總統的父親，辛勤樸實，而且還是一位宋江陣教頭。因為他辛勤，所以東家才把幾分田便宜賣給他。就靠著這幾分田，供給孩子念書。台灣農民，真是不簡單，打拚為將來。

「四邊是山好景致，街路清氣溪全魚，逐工出門不嘔氣。」

「台灣的門窗，歌詩滿街巷，打開燈火揣希望，啊，希望原來著是咱。」

——《台北新故鄉》

◆陳水扁總統故鄉西庄邊的葫蘆埤洩洪道，下方即是曾文溪，溪畔有「丁仔隴」。(吳茂成攝)



「阿扁總統」與每位台灣囡仔一樣，也曾是父親的希望，吃台灣米、喝台灣水長大。

「飲水思源」！這裡的陂圳也是周鍾瑄合庄民之力，在康熙五十六年所築成。

當時的農田，「逢旱則苗枯槁，遇水則種飄流。」耕作十分辛苦。因此，只有協力築埤一途，不過，每到秋天颱風暴雨沖崩，常常要補土修堤。於是，雍正三年周鍾瑄再發借庫銀千兩，築高岸堅堤，灌溉面積達數百餘甲。並設「埤長」管理，抽埤中所捕魚蝦三成，作為修堤的基金。

後來，一位楊姓「漢棍」及番人「爾瑞」等人違規捕魚，還曾送官府嚴辦。為此，刻碑嚴禁「漢番」私採、強行捕魚，以免破壞埤圳。——《毋許民番私捕塢內魚蝦示禁碑》

這塊石碑一直立在葫蘆埤中，直到民國四十四年大旱，埤水乾涸，才為台灣文史前輩盧嘉興、石暘睢氏發現採集。石碑常常是一地、一代人的生活紀錄。葫蘆埤附近鄉庄開墾者團結治水的故事，透過碑文才得已流傳至今。

值得注意的是「漢番」並列碑文中。「番子田陂、番子橋溝陂」，這裡曾是平埔族麻豆社人的田園吧！他們大約在乾隆末年移居至此。

## 漢番界碑衝突火線

麻豆社平埔人離開故鄉的原因，據台灣早期的考古學前輩國分直一研究，「導因於漢族

開墾的發達，與部落建設的進步等所壓迫的。」生存競爭常常引爆「漢番衝突」，土地奪取、侵耕糾紛不斷，清初為此劃定「番界」，不許漢人越界開墾、墾耕。民國四十六年間，考古學家江家錦先生，就在麻豆鎮巷口里採集到一塊「番界」殘碑，棄置在空地，上刻有「奉定番界」四字。

「番界」劃定到最後，仍然糾紛不斷，雍正二年（西元一七二四年）還是准漢人承租番地耕種，稱為「番佃」、「番租」。乾隆四十四年，赤山北邊的哆咯嚨及大武壠派二社，「番佃」林啟生及鄭子和等人，即因「番租」糾紛，報官飭查平息。——《哆咯嚨及大武壠派二社番租碑》

稍早之前，乾隆四十二年，麻豆社有一位名「通士」平埔人，也因虞朝庄番界糾紛，指漢人不法背信，經控官後，「虞朝庄民及社番、通士人等……務須遵照舊約，貼納武廟香燈，仍納番餉，兩相和睦。倘該莊民故違，短少租餉，許通士指明稟究。」——《貼納武廟香燈示禁斷碑》

武廟即是今天麻豆鎮文衡殿，《震瀛採訪錄》記載，「據說，番子田平埔族的子孫每遇年節都來祭祖。……漢族不但占了平埔族的部落，也占了平埔族的廟宇（公廨），這就是典型的漢蕃交替部落。」

虞朝庄後來被稱為後牛稠，乾隆四十二年這裡還是漢蕃混居的村落，附近即是水堀頭，

繁榮一時。清初，牛稠庄也出了一位國學生吳仕光，建廟築橋處處，熱心公益，吳新榮氏推崇他是「南縣人物志中的人物」。他修建水堀頭橋，鄉人十分感恩，還勒石立碑紀念。——

《水堀頭橋碑》

前述武廟也是吳仕光在雍正十二年鳩集鄉人，共同興建，直到乾隆三十三年受地震破壞幾傾，地方鄉賓黃清芳及庠生吳時舉等人倡議重建，捐款人有不少是麻豆社平埔人。——

《虞朝庄關帝廟捐題碑》

可見「漢番」也可以攜手，在震災的廢墟中，重建家園。不僅如此，麻豆「漢番」先輩們，更聯手推動河川保育，捍衛鄉土。康熙末年，麻豆社地棍施甫、豪族陳縱、陳媽生等人，強行占據埤頭港道，圍築塹岸養魚，阻礙水流，夏秋季氾濫成災，淹沒「番黎房屋田園墳墓」。不忍見家鄉水土遭受破壞，麻豆社「民番」就聯合向官府陳情究辦，解決地方水患。——

《麻豆保內港擅築岸壅塞港道示禁碑》

勤勞良善的人民，總是愛惜著這塊土地。類似麻豆「漢番」攜手保育河川水土的故事，在曾文溪流域上鄉庄還有很多。

麻豆的大肆開發，據伊能嘉矩氏調查，大約是在乾隆四十三年。

「沿著堡內曾文溪流域的寮子廊、溝子墘、磚子井、安業及謝厝寮等村落，原來雖是一帶的溪埔，乾隆四十三年，始由台灣道八房史員出資招佃開拓，稱為『道八房租』。」後來，

道光年間曾文溪溪水氾濫，田園變沙埔，「道八房租」停收。同治年間，曾文溪浮覆地又現，光緒十五年重行納租。——國分直一《麻豆的歷史》

俚諺：「蕭壠長，麻豆闊。」麻豆的村落型式，總是田園圍著住家，裡面有柚香綿綿，這大概是河川浮覆地，地質肥沃吧！

伊能嘉矩氏也紀錄，曾文溪浮覆地有「丁仔菱」招佃拓地的傳說，那是佃主送給開墾的壯丁，「丁仔菱」在耕作的範圍內，會愈長愈好。不知官田菱角是否與此有關，但是，訪問當地的菱農卻說成「丁仔隴」，一隴約四呎二。在曾文水庫未築成之前，溪埔上的「丁仔隴」只能種蕃薯等低矮作物，以免阻塞水流，氾濫成災。

## 海埔開發天人交戰

曾文溪的氾濫、港道淤塞，牽動著流域內的鄉庄興衰。成也曾文溪，敗也曾文溪。緯度與尼羅河相近的曾文溪不斷沖積台江，河口海坪也隨之擴展；漢人鄉庄，就跟著浮覆地向西矗立。

人要與海爭，還得與人爭。曾文溪下游的鄉庄，可說是海埔開發史的縮影。

乾隆二十五年六月十五日，許中營、灣港、含西、菅寮、西港里一帶海坪，向來就是安定里東西兩堡鄉民，採捕營生之所、「天地自然之利」。不料，棍徒方鳳、方成、方院等人，

聚眾搭寮、插標圈地霸佔，開築「蚶埕」六十餘坵，糾紛不斷。後經安定里鄉賓蔡華仁及耆民吳朝捷等人不斷陳情檢舉，官府才將方鳳等人所侵佔海坪，全數充公。——《安定里海坪歸鄉民採捕示禁碑》

「蚶」音憨，海鮮。閩南語念為「蚶仔」，煮湯味美。貧窮人家，赴海坪採捕，得以嘗鮮、救飢。未料，過了四十年，林爽文亂後，此地邱、方兩大族姓，聯合蚶寮莊巨族黃佛等，群豪聚議，再度「沿海插標，聚匪搭寮，截奪各莊採捕，幾致大禍數次」，鄉人民生路絕。

因此，安定里西保生員吳積善及北埔庄義首吳奇都、將軍庄義首吳光猛、後汪庄義首吳圭當等人，憂心禍端，不忍見沿海眾庄貧民，斷了採捕活命之路，就把乾隆十二年《安定里海坪歸鄉民採捕示禁碑》碑文附上，投訴台灣府知府楊廷理，再行出禁令，拆除海寮，海坪復歸鄉民公眾採捕。

海洋是公共財，自古皆然。靠山吃山，靠海吃海。赤山官田麻豆等地開墾，幾代人費心築陂圳，興水利，安定西港將軍等庄，卻以海為田，圍築海坪溪埔，作魚塭。曾文溪流域因而有「山珍海味」、「糖米魚鹽」樣樣俱全。

## 拓荒鹽地施吳先鋒



將軍庄吳姓族人，可說是鹽地的拓荒者。據說，施琅平台有功，康熙帝賜他跑馬四日，所經之地作為勳業。他從汶港登岸，開始由西往東策馬，經過「蚵寮、北門嶼、溪底寮、中洲、學甲、巷口，最後到達現在的將軍庄。」

於是這位平台第一功臣，就派族親施士聰及他的好友，也是得力部將吳英的族親吳挺谷，一起來墾荒，置「將軍府」，留下「施侯租」之名。

相傳，在這古曾文溪海埔上，將軍府前掛有「施」、「吳」兩盞大燈，但在夜間遠望，卻不見「施」姓燈，只見「吳」姓一燈，燈火輝煌，從此以後，吳姓子孫繁衍各地。

「施」「吳」兩姓族人，可說是海的子民。他們的先輩歷經明末清初的混亂年代，在台灣海峽打過無數的戰役，冒險犯難，家常便飯。

「追懷豪傑人三姓，憑弔英雄酒一杯。吳施王三姓同立。」

將軍庄外塚裡，一塊「將軍石」如此寫著。

「無田無園，靠六月門。」先民初到將軍庄，一片溪埔地，沒有現成食物，撈海藻、捕魚、蚶、蟳為食，耕田作塹，飼魚、養蚵，至今已歷十餘代。吳挺谷與北埔庄義首吳奇都、將軍庄義首吳光猛、後汪庄義首吳圭當，皆是族親。他們從福建晉江岱陽錫坑渡海來台，按照「岱吳族譜」字諱行表來看，吳奇都輩份最高，其次是吳光猛、吳圭當。地方相傳吳奇都十分富有，留下「有奇都墳，無奇都厝。」的俗諺。

「良奇挺生，圭綬彙起，修身謹度，尊德誠意，勗率而敬，謙恭瞻視，孫曾千億，名次因之。」——諱行

「世重宗光，人欽善行，尚思法言，宜從憲令，其先貽謨，乃為大定，若厥有常，家聲衍慶。」——字行

——《岱吳族譜凡例》

吳奇都與吳光猛、吳河生、吳笏生、吳圭當叔姪孫三代人，在乾隆五十七年，也曾合力承典施侯爺二重港塹、椗索圈塹、北門嶼各一口，以及溪口（疑為將軍溪）虎罾二口，雇長年經營管理。——《台灣私法物權篇》

曾文溪口魚塹所產虱目魚最為有名，相傳虱目魚苗細如針，只能看到「兩眼炯炯如虱蟲」般大，所以才稱為「虱目魚」。魚塹聘有「長年」經理，住在塹寮日夜顧魚，一口魚塹要經營得法，塹坪整理最重要，「瀉坪、干坪、殺蟲、施肥」等等，日後若能長出青苔，就是最成功的養魚法。——《震瀛採訪錄》

將軍庄子弟吳新榮氏說，這種養虱目魚的技術，傳自頂山村一位陳姓老長年，他在「公港塹」經營五、六十甲魚塹，直到老死。因此，後人每年都會留有「櫃底錢」一百四十元，作為禁忌之用。

「將軍吳」族人後來散居各地，「北埔、頂下山子腳、馬沙溝、口寮，溪底寮等地吳姓

均以將軍庄為庄母。」直到道光三年大風雨，曾文溪挾著滾滾泥砂，從菅寮改道衝入台江，由鹿耳門礁旁出海，台江自鼎臍塹、灣港口、菅寮以西，頓成菅仔埔，菅芒迎風飄揚，「將軍吳」子孫吳綬黎等人陸續入墾，斬菅芒搭草寮，形成今日台南市安南區海尾寮。

「海尾寮」在《台灣縣輿圖冊》有記載，屬武定里二十莊之一，距府城北有六里。道光年間從安平隔著鹽水溪東望，已有漁家販魚維生。道光九年姚瑩之《東槎紀略》記載：

「道光三年七月，台灣大風雨，鹿耳門內海沙驟長，變為陸地。……自安平東望埔上魚市，如隔一溝，……新長陸埔未久，潮長時海水猶不無漬溼，……應俟三年、五年之後，民居漸稠，地土堅實，移安平右營於此。」

這些漁家在菅仔埔高處搭草寮居住，低處則圈地築岸，開鑿魚塹，在鹽地創出生機。

歌謠「安身立命起草寮，地號出名十六寮……，大道公廟海尾寮。」即是最佳的寫照。

## 鹽分不毛 旱作豐饒

道光七年，台灣道孔昭虔為了經營這片海埔新生地，還曾派員丈量土地，出示招墾，分歸嘉義、台灣縣治理。嘉義縣境是由墾戶集體開發，台灣縣境內則由富豪招佃，個別拓荒；在這鹽分不毛之地，種出番薯、蔥、蒜等旱作糧食。

「嘉邑界內由洪里，黃軍等十六股首招佃開墾，後經作七十二份分配，由東分配到西邊，剩餘

地留下稱做『公地尾』。其餘有三股首、或七股首，招佃開墾者，後稱做『三股』或『七股』、『九股』的地名。」

「台邑部分即由富豪士紳，申領廣大的墾區，招來各地無資的佃農從事開墾，多以招來的佃農出身地的地名為村名，如中洲寮、學甲寮等，……亦有以墾戶名為村落名稱的，如本淵寮係黃本淵所有墾區的佃戶聚居村落的名稱，海尾寮俗稱曰『撻舍寮』，乃係台南枋橋頭吳撻舍所拓墾區之佃戶聚居的村名，陳卿寮是陳卿所拓的村落，均置有公館管理墾區及徵收大租。」

——盧嘉興《曾文溪與國賽港》  
相傳，吳撻舍愛吃糯米皮、豆沙餡的龜餅，府城遂有「撻舍龜」之名餅。——連雅堂《雅言》

一地一物常因人而得名。如今沿著濱海公路到七股潟湖賞鳥，看黑面琵鷺，這些地名依然熟悉。

潟湖一帶本是台江內海的舊時地，盧嘉興氏考證，為《東番記》所稱「加老灣」的一部分，道光廿年，台江淤塞後，這裡水衝成港，稱為「郭賽港」，商船多停泊於此。

「郭塞港，在鹿耳門北十里，……口門頗深，近年大商艘多收泊於此。……港內有新長沙埔一片，文武汛館在此稽查商船。」

——《中復堂選集》  
郭賽港後來也被稱為「國賽港」，連雅堂氏則說是「國姓港」，清同治年間，來台貿易的

外國人，呼為「Koksikong」，岸上有海盜出沒。

「……多數海盜活動其間，他們雖不能捉住公海上快速的外國船隻，但常勾結岸上土著，掠奪不幸失事之船隻，……他們在當時台灣最高行政機關所在地的台灣府以北五英里，構成一名為「Koksikong」的村落，他們在該村集結眾多人員，藉劫掠周圍之村落，使其海上的「豐功偉業」，趨於多樣化。……一八六六年九月二十九日，英國小型帆船Kwang Foong號遇強烈颱風，擱淺Koksikong海岸上，……不久即有三百名華人，持長刀，走上船來，開始掠奪。不僅該英船被劫一空，所有船員衣服亦遭剝去，並被趕下船，……身上毫無遮蓋，淺灘及小河內滿布牡蠣殼，他們涉水而過時，腳部及腿部均遭割破，甚為慘重。」

——《清末台灣對外貿易之開放》

## 賊池趣聞 十足草莽

民國四十三年間，曾經到這裡採訪的吳新榮氏則記載，下山村供有一尊池王爺，村人說只要賊黨向他祈求必有應，所以又被稱為「賊池」。這樣的傳說真是有趣，為曾文溪鹽地開拓史，增添不少草莽氣。

除了海盜之外，曾文溪下游還曾因爭奪土地發生「黃郭械鬥」，傷了不少人命。

「……溪洲（學甲）的郭畝使，公號為義昌，招致佃戶個別開墾，不願與洪理黃軍併墾，致發

生糾紛，曾發生過黃郭的械鬥，郭姓為防禦洪里洪軍十六股首的黃姓攻擊，經築造土壘防守其墾區佃戶住地，俗稱曰土城仔。」

——盧嘉興《曾文溪與國賽港》

光緒八年，學甲堡中洲莊陳姓族人，也為尖山海埔浮覆地捕魚，與「頭港吳」發生糾紛，糾紛難解，成了「莊對莊」、「姓對姓」相拚，「頭港吳」不敵，「將軍吳」等四埔吳也加入戰局。——《台南縣志稿人民志》

「有土斯有財」，為了生存空間，漢人與原住民爭，乃至於閩客相仇，泉、漳相鬥，異姓為敵。曾文溪流域不曉得澆灌了多少先民的汗與血。如今這汗與血，隨著嘉南大圳的曾文溪水，在土地上開花結果。

曾文溪，台灣的古文明之河啊！下一站又將流向哪裡！

（附記——本系列報導文章蒙業師趙慶河教授賜正，謹此致謝。）

## 註釋

註一：例如——

善化鎮——北仔店。因鄭氏營兵有北方人，此地北方人聚集故名。小新營莊，昔日南邊有大新營，今已無跡，皆是鄭氏營地。

安定鄉——領旂。鄭氏營盤地。

西港鄉——後營莊，鄭氏設營之地。

左鎮鄉——左鎮，鄭氏設侍衛左鎮於此。

六甲鄉——林鳳營莊，鄭氏參軍林鳳設營之地。

下營鄉——中營、下營莊，明鄭時的營盤地。

佳里鎮——下營、營頂，皆為鄭氏設營之地。

官田鄉——二鎮，鄭氏戎旗二鎮所墾。中協，鄭氏左先鋒鎮中協墾地。角秀，為鄭氏角宿鎮所墾。

山上鄉——北勢洲、山仔頂莊，明末鄭將余士龍開墾之地。

柳營鄉——查畝營，鄭氏清查田畝駐屯之地。果毅後，為鄭氏果毅後鎮所開墾的地方。五軍營，鄭氏五軍戎政所墾之地。

## 參考文獻

- 一、沈有容，《閩海贈言》，台北，台灣文獻叢刊第五十六種，民國四十八年十月。
- 二、蔣毓英，《台灣府志》，台中，台灣省文獻會，民國八十二年六月。
- 三、余文儀，《續修台灣府志》，台中，台灣省文獻會，民國八十二年六月。
- 四、周鍾瑄，《諸羅縣志》，台北，台灣研究叢刊第五十五種，民國五十一年十二月。
- 五、陳文達，《台灣縣志》，台中，台灣省文獻會，民國八十二年六月。
- 六、《台灣採訪冊》，台中，台灣省文獻會，民國八十二年六月。
- 七、王必昌，《重修台灣縣志》，台中，台灣省文獻會，民國八十二年六月。
- 八、《台灣府輿圖纂要》，台北，台灣文獻叢刊第一八一種，民國五十二年十一月。
- 九、《延平王戶官楊英從征實錄》，台北，中央研究院歷史研究所，民國八十五年五月。
- 十、郁永河，《裨海紀遊》，台中，台灣省文獻會，民國八十五年九月。

- 十一、黃叔瓚，《台海使槎錄》，台北，台灣文獻叢刊第四種，民國四十六年十一月。
- 十二、姚瑩，《東槎紀略》，台北，台灣文獻叢刊第七種，民國四十六年十一月。
- 十三、江日昇，《台灣外記》，台北，世界書局，民國七十四年一月。
- 十四、連雅堂，《台灣通史》，台北，眾文圖書，民國五十一年二月。
- 十五、六十七，《番社采風圖考》，台中，台灣省文獻會，民國八十五年九月。
- 十六、丁日健，《治台必告錄》，台北，台灣文獻叢刊第十七種，民國四十八年七月。
- 十七、諸家，《台灣詩乘》，台北，台灣文獻叢刊第六十四種，民國四十九年一月。
- 十八、諸家，《台灣詩鈔》，台北，台灣文獻叢刊第二百八十種，民國五十九年三月。
- 十九、《南部碑文集成》，台北，台灣文獻叢刊第二百一十八種，民國五十五年三月。
- 二十、黃耀東，《明清台灣碑碣選集》，台中，台灣省文獻會，民國六十九年元月。
- 二十一、《台灣私法物權篇》，台北，台灣文獻叢刊第一百五十種，民國五十二年一月。
- 二十二、《清代台灣大租調查書》，台北，台灣文獻叢刊第一百五十二種，民國五十二年四月。
- 二十三、胡傳，《台灣日記與稟啟》，台北，台灣文獻叢刊第七十一種，民國四十九年三月。
- 二十四、諸家，《台灣輿地彙鈔》，台北，台灣文獻叢刊第二百一十六種，民國五十四年九月。
- 二十五、陳肇興，《陶村詩稿》，台北，台灣文獻叢刊第一百四十四種，民國五十一年八月。
- 二十六、《台灣經濟史》，上下兩冊，台北，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，民國六十八年三月影印版。
- 二十七、James W. Davidson 著，蔡啟恆譯，《台灣之過去與現在》，台北，台灣研究叢刊第一〇七種，民國六十一年四月。
- 二十八、連橫，《雅言》，台北，台灣文獻叢刊第一百六十六種，民國五十二年二月。
- 二十九、連橫，《雅堂文集》，台北，台灣文獻叢刊第二百零八種，民國五十三年十二月。
- 三十、諸家，《台灣雜詠合刻》，台北，台灣文獻叢刊第二十八種，民國四十七年十月。



- 三十一、廖漢臣，《台灣省開闢資料續編》，台中，台灣省文獻會，民國六十六年六月。
- 三十二、《台南縣志稿》，台南縣文獻委員會，民國四十六年八月。
- 三十三、洪調水，《冰如隨筆集》，台南，民國六十九年三月。
- 三十四、台灣總督府臨時土地調查局，《台灣堡圖》，台北，遠流出版社，民國八十五年九月。
- 三十五、佐佐木邦磨，《台南縣管內全圖》，明治卅四年八月。
- 三十六、伊能嘉矩，《台灣文化志》，台中，台灣省文獻會。
- 三十七、曹永和，《台灣早期歷史研究》，台北，聯經出版社，民國八十四年十一月。
- 三十八、王世慶，《清代台灣社會經濟》，台北，聯經出版社，民國八十三年八月。
- 三十九、傅樂成，《中國通史》，台北，大中國圖書公司，民國八十年八月。
- 四十、高亞偉，《世界通史》，台北，民國七十九年十一月。
- 四十一、戚嘉林，《台灣史》，台北，民國八十年九月。
- 四十二、楊碧川，《台灣歷史年表》，台北，自立晚報出版部，民國七十七年六月。
- 四十三、陳香，《台灣竹枝詞選集》，台北，台灣商務印書館，民國七十二年四月。
- 四十四、伍稼青，《台灣瑣誌》，台北，台灣商務印書館，民國七十七年十二月。
- 四十五、司馬遼太郎著，李金松譯，《台灣紀行》，台北，台灣東販，民國八十四年六月。
- 四十六、《南瀛文獻》，台南，台南縣文獻委員會。
- 四十七、《輿地纂要》，台南，南瀛文獻叢刊第二輯，民國七十年六月。
- 四十八、《南瀛論叢》，台南，南瀛文獻叢刊第三輯，民國七十一年四月。
- 四十九、《南瀛雜俎》，台南，南瀛文獻叢刊第四輯，民國七十一年四月。
- 五十、《台南縣全球資訊網》，台南，台南縣政府。
- 五十一、《安南區志》，台南，安南區公所，民國八十八年六月。

- 五十二、盧嘉興，《台灣研究彙集二十二集》，台南，民國七十一年一月。
- 五十三、《嘉南農田水利會七十年史》，嘉南農田水利會，民國八十一年。
- 五十四、吳新榮，《震瀛採訪錄》，台南，瑣琅山房，民國六十六年三月。
- 五十五、吳彙蓮等，《岱吳族譜》，寫本影印，吳茂成藏。
- 五十六、沈善洪編，《黃宗義全集》，浙江，浙江古籍出版社，一九八六年五月。
- 五十七、《台北、春天、新故鄉》，福爾摩沙文教基金會、水晶有聲出版社。
- 五十八、古川勝三，楊鴻儒譯，《八田技師所遺留的》，共和國雜誌第十三期。
- 五十九、許獻平，《尋找山仔頂風華》，台南，山上村社區發展協會，民國九十年元月。
- 六十、郭輝譯，《巴達維亞城日記》，台中，台灣省文獻會，民國五十九年六月。
- 六十一、村上直次郎譯註，程大學中譯，《巴達維亞城日記》，台北，眾文圖書公司，民國八十年九月。
- 六十二、江樹生譯，《熱蘭遮城日誌》，台南，台南市政府，民國八十九年一月。
- 六十三、石萬壽，《台灣的拜壺民族》，台北，台原出版社，民國八十八年一月。
- 六十四、必麒麟著，陳逸君譯，《發現老台灣》，台北，台原出版社，民國八十三年八月。
- 六十五、劉還月，《南瀛平埔族誌》，台南，台南縣立文化中心，民國八十三年四月。
- 六十六、黃文博，《南瀛刈香誌》，台南，台南縣立文化中心，民國八十三年四月。
- 六十七、潘英，《台灣平埔族史》，台北，南天書局，民國八十七年一月。
- 六十八、江樹生譯，《蕭壠城記》，台北，台灣風物，第卅五卷，第四期，民國七十四年十二月。
- 六十九、《辭海》，中華書局，上海，民國三十七年十月。
- 七十、林尹校訂，《新校正切宋本廣韻》，台北，黎明文化事業公司，民國七十四年九月。
- 七十一、阮元，《經籍纂詁》，文文出版社，民國五十六年五月。

## 漢人鄉莊蓬勃興旺

「自海寇顏思齊踞有其地，始稱台灣。紅彝得之，因思齊遺眾，用以耕作，采鹿于山，漁魚于海，藝禾插播，通販於東洋。越二十年，鄭成功京口之敗，金廈不守，攻而有之，仍紅彝之舊，臣其人，居其居，內資種植，外憑貿易……」

——季麒光《台灣志序》

西元一六五九年，京口一役，鄭成功退守金廈，大將甘輝戰死，反清復明之勢頓挫。這場戰役改變了台灣四百年來的命運。鄭氏此時困守金廈彈丸之地，兵困糧乏，日夜苦思一處可長可久的「籌餉練兵」、「安頓家眷」、「生聚教訓」的根本之地。剛好荷蘭通事何斌來奔，以「田園萬頃，沃野千里，餉稅數十萬。」「數日到台灣，糧米不絕。」勸說征台。求活路於台灣，勢之必然。

在鄭成功的心中，台灣本是鄭家舊地，鄭芝龍遺眾尚在。西元一六六一年三月二十三日，鄭成功率領四百多艘戰艦，自金門料羅灣浩浩蕩蕩，掛帆東行。廿四日抵澎湖，稍作休息，廿七日中途「阻風乏糧」，回航澎湖，三十日晚，鄭成功對隨軍諸將士精神講話，「冰堅可渡，天意有在，天意若付我平定台灣，今晚開駕後，自然風恬浪靜，不然官兵豈堪坐困斷島受餓也。」

是日晚上一更後，大軍在風雨中解纜，航向鹿耳門，到了三更，「雲收雨散，天氣明朗，順風駕駛。」四月一日，天剛亮，鄭成功身先士卒，搭著小哨艇登岸，踏勘鹿耳門陣地形勢，經過一夜的風雨，平常水淺的港口，忽而水漲數尺，隨後艦隊順利通過鹿耳門，駛入台江，停泊禾寮港札營，猶如天助，荷人倉皇迎戰。

至此，鄭成功取赤崁，圍台灣城，收復鄭家舊地。十二日，從海路踏勘曾文溪北邊的蚊港，以及麻豆、蕭壠、目加溜灣、新港等四大平埔族社，沿途「土民男婦壺漿迎者塞道」，對這片三角洲「土地平坦膏沃」留下很深的印象。

## 明鄭建都開國立家

於是鄭成功改赤崁為東都明京，台灣城為安平鎮，以誌故鄉。設一府二縣，北天興，南萬年，查報田園冊籍。效「諸葛屯斜谷」，行屯田富兵之法，分派各鎮土地，自耕自給。頒布「開墾章程」，為台灣開發立下新里程。

章程曰：

「東都明京，開國立家，可為萬世不拔基業。本藩已手闢草昧，與爾文武各官及各鎮大小將領，官兵家眷聿來胥宇，總必創建田宅等項，以遺子孫計。但一勞永逸，當己力經營，不准混侵土民及百姓現耕物業。茲將條款開列於後，咸使遵依。如有違越，法在必究，著戶官刻板頒行。」

特諭：

一、承天府安平鎮，本藩暫建都於此。文武各官及總鎮大小將領家眷，暫住於此。隨人多少圈地，永為世業，以佃以漁以經商取一時之利。但不許混侵土民及百姓現耕田地。

二、各處地方，或田或地，文武各官，隨意選擇，創置庄屋，盡其力量，永為世業，但不許紛爭及混圈土民及百姓現耕田地。

三、本藩閱覽形勝建都之處，文武各官及總鎮大小將領，設立衙門，亦准圈地創置庄屋，永為世業。但不許混圈土民及百姓現耕田地。

四、文武各官圈地之處，所有山林陂池，具圖來獻，本藩薄定賦稅，便屬其人掌管，須自炤管愛惜，不可斧斤不時，竭澤而漁，庶後來永享無疆之利。

五、各鎮及大小將領各兵，派撥汎地，准就彼處擇地起蓋房屋，開闢田地，盡其力量，永為世業，以佃以漁及經商，但不許混圈土民及百姓現耕田地。

六、各鎮及大小將領派撥汎地，其處有山林陂池，具啟報聞本藩，即行給賞須自炤管愛惜，不可斧斤不時，竭澤而漁，庶後來永享無疆之利。

七、沿海各澳，除現在有網位罟位，本藩委官徵稅外，其餘分與文武各官及總鎮大小將領，前去炤管，不許混取，候定賦稅。

八、文武各官開墾田地，必先赴本藩報明畝數，而後開墾，至於百姓，必先將開墾數報明承

天府，方准開墾，如有先墾而後報，及報少而墾多者，察出定將田地沒官，仍行從重究處。

這份「開墾章程」可說是台灣國土開發，劃時代的歷史法案。鼓勵官民兵，靠自己的力量經營家園，開墾的原則精神，則是尊重先住民的土地權益，「不許混圈土民及百姓現耕地」，以及愛惜山林陂池，不可「斧斤不時，竭澤而漁」，這種「永續經營」生態觀念，直到今天，仍是值得我們借鏡的。

## 移民集聚庄社成形

於是五軍、果毅後鎮諸軍，開墾曾文溪以北土地，「插竹為社，斬茅為屋，圍生牛教之以犁，使野無曠土，而軍有餘糧。」

其鄉仍曰社，其畝亦曰甲，土地分為官田、私田及營盤田。曾文溪流域的漢人庄社至此逐漸成形。

官田為荷蘭王田，耕者皆為官佃，在曾文溪畔尚留有官田地名；私田則是宗室文武招民所開墾之地，供給種子與牛隻耕作器具，諸鎮之兵所屯之田，稱為營盤田，今天庄名有「營」字，大多是當年的營盤田，由士兵開墾成庄。（註一）

「庄」匯集了四面八方的人氣，人氣散了，庄也就敗了，這人氣就是居住者對生活的信心，所謂眾志成城，要不然就是「分崩離析」，成了「狗不吠、雞不啼」的死境。庄頭如此，

國家何嘗不然！

鄭成功開台，隔年齋志以歿，留此遺民世界。子孫不肖，宗室弄權，鬥爭相殘，頗有乃祖之風的監國鄭克塽竟落得被殺的命運，幼弟鄭克塽，被拱上台，飄搖孤島。三代廿六載，海東鄭氏人氣漸散，一旦清軍進逼城下，劉國軒、馮錫範文武諸臣議降偷生，獨寧靖王尚節義。

絕命詩云：

「艱辛避海外，總為數莖髮。於今事畢矣，祖宗應容納。」

宗室雖滅，渡台來者仍潮來潮往。幸好曾文溪流域上的營盤庄社，人氣不絕，代代出人傑。這些庄社聚落，率皆集村，他們可能和平埔族一樣，數十或是上百戶結為一社，四周圍著刺竹籬，護著裡頭的家家戶戶。竹牆茅屋的風光，如今還可以在《番社采風圖考》、《台灣縣全圖》裡想見，東西南北四周皆繪著竹林，看起來沒有城池的雄偉，倒有幾分桃源之美。人未進社內，綠意竹風就令人心境輕鬆。

先民們並且組織「守望相助」巡守隊，招募社中赤貧者為壯丁，每夜兩班，「一人執鑼不鳴，一人擊梆」，其餘的隊員持木棍，自三更起繞行社外，直到五更天明為止。若是發現盜賊，立刻敲鑼，大喊捉賊，「一社鳴鑼，則鄰社皆應」，賊不敢入社。

曾文溪畔許多庄社，還因此結成聯庄之勢。庄民們農閒習武，操練宋江諸陣，「看旗、

聽鼓、聞鑼」，陣式儼然，一方面作為庄廟神明，在人間的侍衛，一方面鍛鍊子弟體魄，猶有明鄭寓兵於農的遺風。像烏山嶺中鹿陶洋的「江家古厝」，就是相當典型的閩南聚落，這裡是江家族人歷代祭祀、議事、操兵練武之所，附近曾有原住民曹族、平埔族居住，令人想起歐洲中古世紀山中的堡壘。

同樣的，在曾文溪南岸的胡厝寮，昔日與東勢寮、六分寮、方厝寮、謝厝寮，號稱五虎寮，聯防禦匪，從村名一看，就可以明白他們是「同姓、同鄉或是同志的關係」，在生活、經濟上相扶持。俚語所謂「相放伴」，就是最佳寫照，意思是一群人互相幫忙墾田、作塏，不像今人凡事以「錢」來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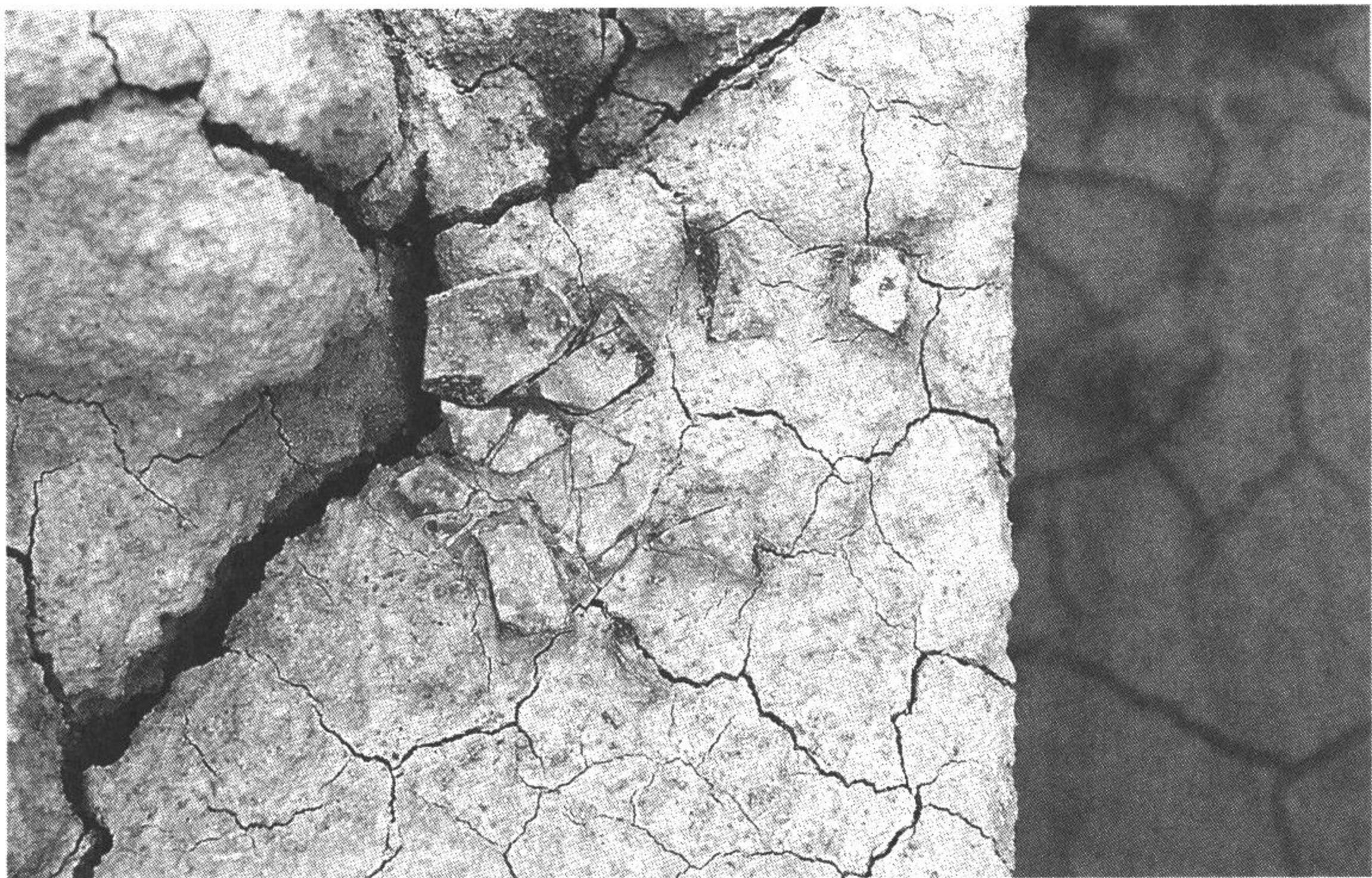
## 新市林家進士宅第

胡厝寮人說，「奮鬥即人生，偷閒是盜賊。」人閒下來，無以自食，只能吃祖產，與盜賊可說是無異。

所以防盜首重教育，知禮義廉恥。過去漢人庄社中有「公茨」，正堂奉祀守護神，那是先民從唐山故鄉所帶來的「祖佛」，安慰著開墾者的心靈，廂房設塾，聘請漢學老師教讀四書五經。曾文溪流域就出了好幾位進士、舉人、秀才，自古文風不輟。特別是新市三舍庄林家，據傳一門三代進士最為風光，田產千餘甲，盛極一時，大概只有麻豆林家可以比富。



◆南科文化遺址，黑陶片殘存於泥裡。（吳茂成攝）



三舍庄附近有史前文化遺址，年代溯及數千年前的蔦松、黑陶文化，遺址西北邊是現今安順寮排水道的上源。清初這裡曾是港口，《諸羅縣志》稱為「灣港」。史前人類在港邊生活的器具陶器，隨著曾文溪諸水的氾濫沖積，深埋泥裡，偶而雨水沖刷，露出些許殘片，直到南科、高鐵在此大興土木，才為考古學家驚為國寶。

三舍林家的興衰，與灣港的淤塞息息相關，河港不見了，大厝剩殘壁，三舍的風光也不再。不再的不只是三舍林家，安定鄉的頂洲仔陳家也是。

兩、三百年前頂洲開拓者陳光輪，無意間從糖商口中，搶先掌握唐山烏糖起大價的商業情報，於是一支蠟燭的時間內，蒐購烏糖，靠著灣港，往來唐山作貿易，船隻運糖去，載金回，至今地方仍流傳「頂洲到木柵，一葩火也未熄，賺萬三三」的船運致富俗諺。



傳說，陳家還有七十二萬銀埋在地底。全盛時，女婢們不堪來回港口搬運金銀，偷偷哭泣；土匪劫庄時，乾脆從窗口丟出銀兩，用以退賊。後代子孫沒落了，變賣家具，不知一口舊時大木櫃底層藏滿龍銀，直到買家雇數名大漢扛到半路，繩索承受不住重量，跌破木櫃，龍銀散落四處，才悔恨不已。

同樣是河港興盛的麻豆，也是以販糖聞名。麻豆林家開基祖林文敏，福建泉州安溪縣人，乾隆末年舉家遷台，林文敏經營糖蜜，資產百萬，八房子孫為官、販糖，人才輩出，產業之大，可從大厝「九包五，三落百二門」想見一斑，民國四、五十年間，南鯤鯓還曾發現一支「林宅山界」石碑，吳新榮氏就疑為麻豆林家之物，如果這是真的話，林家田園之廣，令人咋舌。

◆台江灣港港邊的文化遺址，遠方高處堤防下，即是今日安順大排的上源。（吳茂成攝）

## 麻豆挖寶見證輝煌

麻豆港的遺址，就在今天的水堀頭。民國四十五年，這裡發生轟動全台的「掘寶」事件，五王取乩降旨，要清理汙穢，恢復「龍喉穴」地理。結果，鄉民們總動員，清出一堆糖廊的機材，包括卅六個石車，當時台南縣文獻會加以考證，這是一項碼頭「跌水工程」，見證港口製糖、販糖的榮景。

清初文人郁永河來台採硫，曾路過此地。他將來台所見所聞寫成《裨海紀遊》一書，至今讀起來仍是一本非常精采的遊記。

康熙卅六年四月七日，郁永河乘著牛車從今日的三崁店北邊寮渡過大洲溪，一路向日加溜灣、麻豆社而來，準備走陸路到淡水採硫磺。此時距離鄭克塽歸降清朝，才僅十四年，未受戰火波及的村落，景色依舊。

郁永河沿途所見的平埔族社「嘉木陰森，屋宇完潔，不減內地村落。」族人「勤稼穡，務蓄積，比戶殷富」，明鄭設社學，鼓勵讀書的遺風尚存，因此，子弟能背四書、講禮讓，漢化漸深。

這一切說起來，還得感謝靖海侯施琅的遠見，要不是他獨排眾議，向康熙力陳「棄、留」利害，台灣的歷史早就改寫了。施琅畢竟是跟過鄭成功經略海上霸業的老將，了解當時台海

的國際、戰略情勢，「棄」則淪為紅毛人、盜賊的據地，「留」則大陸沿海四省門戶可守。而且台地物產豐榮，「實肥饒之區，險阻之域。」

「耕桑並耦，漁鹽滋生，滿山皆屬茂樹，遍處俱植修竹，硫磺、水籐、糖蔗、鹿皮，以及一切日用之需，無所不有。向之所少者布帛耳，茲則木棉盛出，經織不乏。」——施琅《請留台灣疏》

「不糞種，糞則穗重而仆，種植後聽其自生，不事耘鋤，惟享坐獲。」——《赤坎筆談》

四月初七日，原本應該到達倒咯國的郁永河車隊，卻因駕牛車的平埔人誤解，一行人來到諸羅縣治所在地——佳里興。「佳里興」，據吳新榮氏研究也是平埔語「加哩林」，明朝《東番記》早有記載，如今從省道經過，還可見到矗立路旁的「古天興縣治」石柱。天興縣，是曾文溪流域第一個行政區名，後來改為天興州，入清版圖之後，又變為諸羅縣，第一任知縣季麒光。

據說，當時的知縣，害怕這裡的治安不好，還是在府城內辦公。因此，郁永河到達佳里興縣治僅遇見守將趙振，他鄉遇故知，兩人聊到深夜才就寢。曾文溪草埔上的月光，透進官舍竹牆來，「軌軌」的牛車聲，還在耳畔迴響，月明如鏡，驚醒守宮鳥，郁永河在佳里興度過北行的初夜。

四月初八，郁永河一行人仍乘著牛車，返回麻豆社，經水堀頭、渡茅港尾溪、鐵線橋溪，到達倒咯國社，就此揮別曾文溪平原。僅留下一「蔗田萬頃碧萋萋，一望龍蔥路欲迷；網



◆三月，曾文溪溪埔上「蔗苗龍蔥，路欲迷。」（吳茂成攝）

載都來糖廊裡，只留蔗葉餉群犀。」美麗的竹枝詞，讓後世治史者想見那蔗鄉的面貌。

麻豆與佳里、善化，可說是台南縣最典型的蔗鄉，日據時代總爺、蕭壠、灣裡三大糖廠並立。因為，曾文溪平原「砂土相兼」，適合插蔗。

「蔗苗種於五、六月，首年則嫌其嫩，三年又嫌其老，惟兩年者為上。」——《赤崁筆談》

古人似乎早已懂得輪作的道理。三月春雨降，農家趕著栽插，若是無雨亦犁種，只不過屛水灌溉，較為艱辛。到了十月，「築廊，置蔗車，雇募人工」，開始以牛隻推動牛磨碾糖，每甲田大約可煎烏糖六、七十擔不等。

## 什乃藏嬌韻事流傳

糖，為曾文溪庄社帶來致富契機。糖廊也成了官府課稅的單位，乾隆年間，一張糖廊徵銀五兩六錢，張數的多寡成了富農財富的象徵。善化鎮什乃部落，原名「十奶」，舊時此地有五處糖廊，經營者在此金屋藏嬌，曾置一位第十奶奶，因此得名。糖廊風光可見一斑。

曾文溪的山間玉井盆地，也流傳著豪族賽「糖米」的傳說。相傳乾隆年間，口宵里張家因祖先葬在南化「絲線吊銅鐘」的穴地上，後代子孫出了一位「跛腳進士」，赴雲南致仕發財後，建梳妝樓於曾文溪上游，築戲台於中游，妻妾乘舫遊溪看戲，好不風光。

後來石仔瀨楊家，也出了一位進士楊光謨，兩家勢力相當。張家，誇說他們的糖倒進曾文溪，可以甜到下游石仔瀨楊家。楊家，揚言他們的稻穀足以淹沒口宵里的旗竿尾。一場糖米生產大賽於是展開，成為曾文溪畔老農茶餘飯後的笑談。

然而，蔗糖的甘甜皆被糖商吮盡，草地佃農則是渴飲汗水，度日如年。

「台陽膏腴地，一歲或三熟，可憐草地人，不得飽糜粥！里正催租來促人，林投有洞去藏身；晝伏夜歸饑不忍，歸來惟對甑中塵。曩者城中來，曾見城中客；峨峨稱大家，丹艸間金碧，豐衣美食如山積，不如賣女圖朝夕；使儂莫作溝中瘠，女事貴人兩有益！吁嗟呼，墜茵墜溷不可知，飛絮飛花豈有擇？君不見，石濠別，幽怨聲；流民圖，淒涼色！」

——李華《草地人》

府城人稱鄉村曰「草地」，李華為府城人，所見所聞當不假。

租稅逼死佃農，自古皆然。舊誌上稱「諸邑之賦，惟赤山獨重。」赤山在麻豆西北邊，

曾是明鄭北路開墾中心，龍湖寺遠近馳名。相傳陳永華路過此地，聽到草庵內傳來和尚梵唄聲，忽有所悟，因此建寺供僧，奉祀菩薩。

兩百多年之後，陳永華夫婦兩人的墓碑，也在北麓大潭附近山腳被人發現。可見陳永華與此地因緣甚深。陳永華被鄭成功譽為古之諸葛孔明。輔鄭氏二代，東都典章文物，悉出其手。他「勸諸鎮開墾，栽種五穀，蓄積糧糕，插蔗煮糖，廣備輿販。」可說是台灣劃時代的經營者。

《台灣通史》記載陳永華「募民闢田，歲收穀數千石。比穫，遍遺親舊之窮困者。」剩下的糧米，僅夠自己食用。陳永華所開闢的田園，應在赤山附近。據說，赤山岩前的龍湖，為「龍蝦公湖」，陳永華埋骨之所，為「龍蝦母湖」，山明水秀，鍾靈之地，此湖現在水已淺，三月春末，只見新荷點點。

◆果毅後龍蝦母穴前的陳永華古墓，三月，只見湖畔新荷點點。首位台灣開發總企畫人，曾長眠於此。（吳茂成攝）



## 開租碑減稅陳情表

龍湖寺古物不少，一尊石觀音像是鎮殿之寶，庇祐著六甲、官田諸鄉信眾。一塊「孫太爺開租碑」，記載著赤山農民陳情減租的歷史。時在康熙二十三年，鄭氏王朝覆滅，天興及萬年二州所管的八萬石租額，移為駐台一萬名清兵軍食，但是，鄭氏遺兵紛紛逃回內地，所屯之田，「宿莽藏穢，千原俱蕪」，成了荒田。

這八萬石的軍食，讓首任諸羅縣令季麒光傷透腦筋，「欲減則詳報已定，欲墊則祿薄難供」，躊躇無策。季縣令想來想去，想到赤山居民居多，於是就以「赤山現耕之田暫為會攤」，將來招墾荒田之後，再改正。

沒想到這一等，數十年已過，赤山賦稅仍然沿襲舊制，遲遲未改，民苦不堪言。還好康熙六十年「鴨母王」朱一貴亂事平定之後，雍正四年，新任知縣孫魯，體察民瘼，丈量田甲，改正租額，始釋民困。這大概是赤山地多陂圳，澤及良田，亂世之際，民居才不減吧！

## 珊瑚潭輪灌少糾紛

赤山水利，自古有名，直到二十世紀初，日本水利工程師八田與一，仍然看出這裡有構築大貯水池的潛力。這個「大陂圳」在日本大正九年（民國九年）九月動工，由八田技師設



計築堰堤，堵住曾文溪三大支流之一的官田溪水，鑿穿烏山嶺，引曾文溪水，歷時十年完工，集水面積六千公頃，灌溉著嘉南十五萬公頃的田園。

從空中鳥瞰，烏山嶺錯綜複雜的山腳沒入碧水中，昔日小山峰，成了潭中綠島，形如張牙舞爪的珊瑚。因此「珊瑚潭」美名，不脛而走。據說，想出這個美麗潭名的人，是曾任台灣總督府民政長官的下村海南。他也是一位日本和歌詩人。

「珊瑚潭」不愧入詩的好題材。

「窮得嘉南界，大圳細考量，珊瑚潭樣闊，貯水異尋常。」

「隧道穿峰底，隆穹十里長，東西分瀨口，吐納兩洶洶。」

「田園資灌溉，流澤遍遐荒，潤及三冬蔗，滋培萬頃秧。」

——吳萱草／嘉南大圳考察記

珊瑚潭築成之後，實施三年一作輪灌制，嘉南平原農收增加二至五倍，濱海鹽分地帶，土壤也獲得改良。八田與一所設計的「堰堤」，是一座「半水成式」土堤，以「黏土、砂、礫石、小圓石、卵石混合而成。」比起古時候「草埤」，在河水緩處以「竹椿、簞子（竹簾），填以草土。」堅固數百倍。昔日陂圳水患、草埤流失、農家爭水糾紛不再。

八田對曾文溪流域水利貢獻，與清初諸羅縣令周鍾瑄可說是前後互映。周鍾瑄，貴州人，「長才遠識，洞達治體。」在諸羅縣令任內，延聘陳少林編修《諸羅縣志》，為台灣舊誌

中不可多得的善本。特別是「相陞原、規蓄洩」，踏勘經畫諸羅縣數百里幅員的陂圳水利。興築陂圳十分不易，一口陂圳的築成可能要長達百年。

赤山北麓的果毅後庄民開築楓林埤，尚未成就被沖壞，乾隆二年再築，嘉慶四年又被衝毀，鄉民都快要放棄希望，任田園荒蕪，嘉慶十七年，再集資重築，終於成功。——《觀音埤公記》

這條陂圳路，果毅後庄民合父子兩代之力才築成。善始尤貴善終，庄民還議訂「陂圳規約」，分配「水份」，立石分汴，輪流灌溉，堪稱台灣農田開發珍貴的水利文書。陂圳之難築如此，其灌溉之利、功用之大也如此。

《諸羅縣志》記載，康熙五十三年，「赤山陂」、「塗庫陂」、「水漆林陂」，由諸羅縣令周鍾瑄，捐錢穀助赤山居民重修、合築而成，庄民感恩之心可以想見，於是塑像奉祀龍湖寺。除此之外，嘉南平原還有卅餘處陂圳修築，也都是出自其手，奠定農業生產基礎，諸羅農家因此生活漸趨富庶。

周鍾瑄可說是曾文溪流域農田水利開發第一人。明清水利開發形式，「地勢之下者，築堤瀦水，或截溪流，均名曰『陂』，低窪積水，有泉不竭而不甚廣者曰潭、曰湖。有源而流長者曰『港』、曰『坑』。」

「陂」今寫作「埤」。「陂圳」，閩南語中還留有這古老的水利語言。《國語》：「陂者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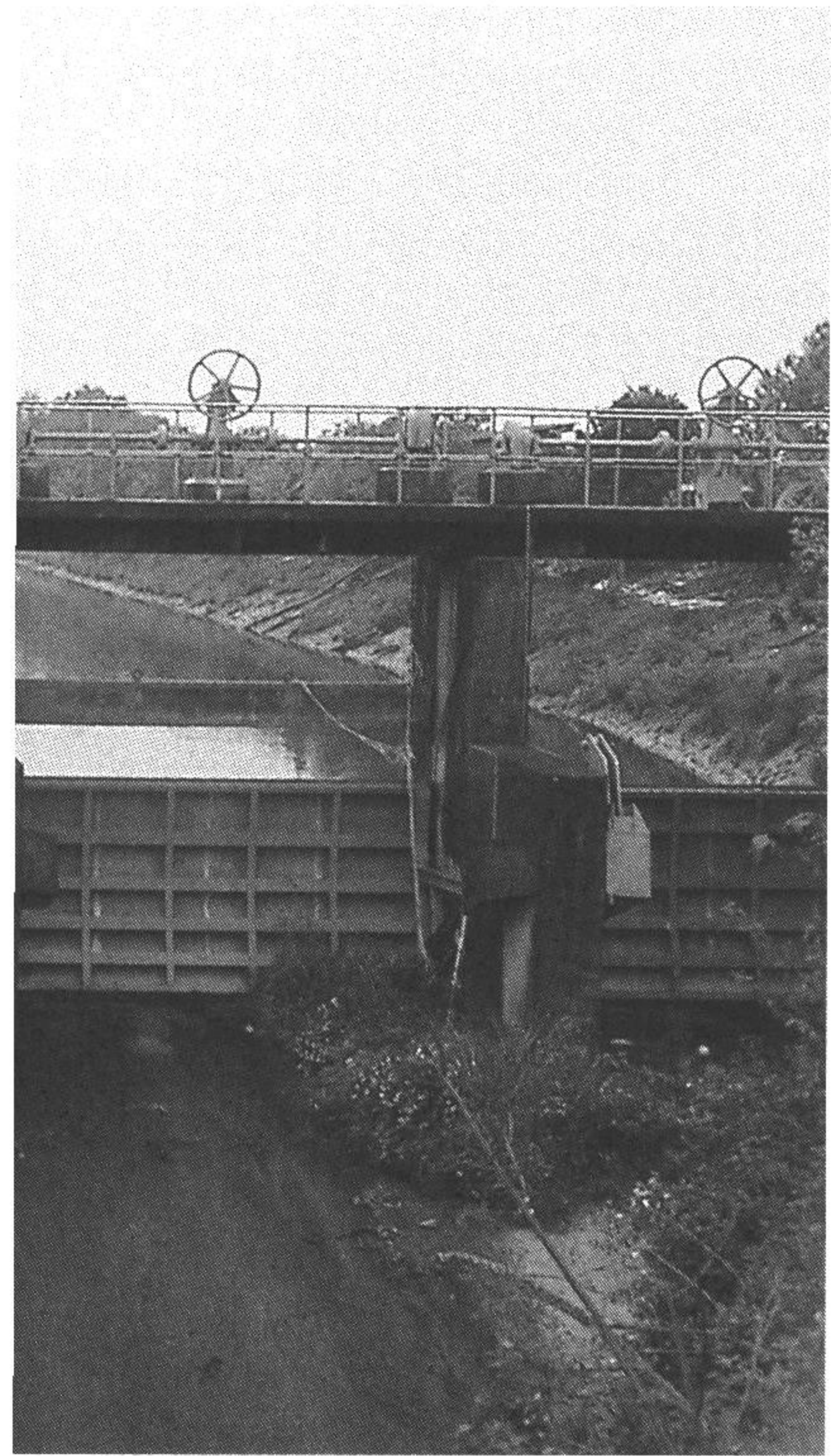
也，言因下鍾水以繁利萬物。」圳，古字作「圳」，「深一尺，廣一尺」，田中溝也。如果說珊瑚潭是「陂」，縱橫平原的嘉南大圳，就是「圳」，兩者像是心臟與血管，長達一萬六千公里的水路，滋潤著大片的「看天田」。農民從此不愁灌溉的泉源。

### 葫蘆埤菱香添浪漫

泉不斷，象徵著地靈，地靈自然生物綿延不絕。珊瑚潭附近還有官田葫蘆埤，水雉築巢其間，美麗的身影，被選為台南縣縣鳥。「今日鳥類，明日人類。」水雉也是一種生態環境指標生物。

葫蘆埤事實上是由「番子橋溝陂」及「番子田陂」合成，形如葫蘆，「番子田」就是今天的隆田。現在卻是以「菱香舟影」聞名，為南瀛新八景之一。官田菱角是出了名，兩百多公頃的菱田，傲視全台。

這裡水靈吧！葫蘆埤旁的小村——「西庄」，出了一位佃農之子陳水扁，他是當今的中



華民國總統。西庄村人說陳總統的父親，辛勤樸實，而且還是一位宋江陣教頭。因為他辛勤，所以東家才把幾分田便宜賣給他。就靠著這幾分田，供給孩子念書。台灣農民，真是不簡單，打拚為將來。

「四邊是山好景致，街路清氣溪全魚，逐工出門不嘔氣。」

「台灣的門窗，歌詩滿街巷，打開燈火揣希望，啊，希望原來著是咱。」

——《台北新故鄉》

◆陳水扁總統故鄉西庄邊的葫蘆埤洩洪道，下方即是曾文溪，溪畔有「丁仔隴」。(吳茂成攝)



「阿扁總統」與每位台灣囡仔一樣，也曾是父親的希望，吃台灣米、喝台灣水長大。

「飲水思源」！這裡的陂圳也是周鍾瑄合庄民之力，在康熙五十六年所築成。

當時的農田，「逢旱則苗枯槁，遇水則種飄流。」耕作十分辛苦。因此，只有協力築埤一途，不過，每到秋天颱風暴雨沖崩，常常要補土修堤。於是，雍正三年周鍾瑄再發借庫銀千兩，築高岸堅堤，灌溉面積達數百餘甲。並設「埤長」管理，抽埤中所捕魚蝦三成，作為修堤的基金。

後來，一位楊姓「漢棍」及番人「爾瑞」等人違規捕魚，還曾送官府嚴辦。為此，刻碑嚴禁「漢番」私採、強行捕魚，以免破壞埤圳。——《毋許民番私捕塢內魚蝦示禁碑》

這塊石碑一直立在葫蘆埤中，直到民國四十四年大旱，埤水乾涸，才為台灣文史前輩盧嘉興、石暘睢氏發現採集。石碑常常是一地、一代人的生活紀錄。葫蘆埤附近鄉庄開墾者團結治水的故事，透過碑文才得已流傳至今。

值得注意的是「漢番」並列碑文中。「番子田陂、番子橋溝陂」，這裡曾是平埔族麻豆社人的田園吧！他們大約在乾隆末年移居至此。

## 漢番界碑衝突火線

麻豆社平埔人離開故鄉的原因，據台灣早期的考古學前輩國分直一研究，「導因於漢族

開墾的發達，與部落建設的進步等所壓迫的。」生存競爭常常引爆「漢番衝突」，土地奪取、侵耕糾紛不斷，清初為此劃定「番界」，不許漢人越界開墾、墾耕。民國四十六年間，考古學家江家錦先生，就在麻豆鎮巷口里採集到一塊「番界」殘碑，棄置在空地，上刻有「奉定番界」四字。

「番界」劃定到最後，仍然糾紛不斷，雍正二年（西元一七二四年）還是准漢人承租番地耕種，稱為「番佃」、「番租」。乾隆四十四年，赤山北邊的哆咯嚨及大武壠派二社，「番佃」林啟生及鄭子和等人，即因「番租」糾紛，報官飭查平息。——《哆咯嚨及大武壠派二社番租碑》

稍早之前，乾隆四十二年，麻豆社有一位名「通士」平埔人，也因虞朝庄番界糾紛，指漢人不法背信，經控官後，「虞朝庄民及社番、通士人等……務須遵照舊約，貼納武廟香燈，仍納番餉，兩相和睦。倘該莊民故違，短少租餉，許通士指明稟究。」——《貼納武廟香燈示禁斷碑》

武廟即是今天麻豆鎮文衡殿，《震瀛採訪錄》記載，「據說，番子田平埔族的子孫每遇年節都來祭祖。……漢族不但占了平埔族的部落，也占了平埔族的廟宇（公廨），這就是典型的漢蕃交替部落。」

虞朝庄後來被稱為後牛稠，乾隆四十二年這裡還是漢蕃混居的村落，附近即是水堀頭，

繁榮一時。清初，牛稠庄也出了一位國學生吳仕光，建廟築橋處處，熱心公益，吳新榮氏推崇他是「南縣人物志中的人物」。他修建水堀頭橋，鄉人十分感恩，還勒石立碑紀念。——

《水堀頭橋碑》

前述武廟也是吳仕光在雍正十二年鳩集鄉人，共同興建，直到乾隆三十三年受地震破壞幾傾，地方鄉賓黃清芳及庠生吳時舉等人倡議重建，捐款人有不少是麻豆社平埔人。——

《虞朝庄關帝廟捐題碑》

可見「漢番」也可以攜手，在震災的廢墟中，重建家園。不僅如此，麻豆「漢番」先輩們，更聯手推動河川保育，捍衛鄉土。康熙末年，麻豆社地棍施甫、豪族陳縱、陳媽生等人，強行占據埤頭港道，圍築塹岸養魚，阻礙水流，夏秋季氾濫成災，淹沒「番黎房屋田園墳墓」。不忍見家鄉水土遭受破壞，麻豆社「民番」就聯合向官府陳情究辦，解決地方水患。——

《麻豆保內港擅築岸壅塞港道示禁碑》

勤勞良善的人民，總是愛惜著這塊土地。類似麻豆「漢番」攜手保育河川水土的故事，在曾文溪流域上鄉庄還有很多。

麻豆的大肆開發，據伊能嘉矩氏調查，大約是在乾隆四十三年。

「沿著堡內曾文溪流域的寮子廊、溝子墘、磚子井、安業及謝厝寮等村落，原來雖是一帶的溪埔，乾隆四十三年，始由台灣道八房史員出資招佃開拓，稱為『道八房租』。」後來，

道光年間曾文溪溪水氾濫，田園變沙埔，「道八房租」停收。同治年間，曾文溪浮覆地又現，光緒十五年重行納租。——國分直一《麻豆的歷史》

俚諺：「蕭壠長，麻豆闊。」麻豆的村落型式，總是田園圍著住家，裡面有柚香綿綿，這大概是河川浮覆地，地質肥沃吧！

伊能嘉矩氏也紀錄，曾文溪浮覆地有「丁仔菱」招佃拓地的傳說，那是佃主送給開墾的壯丁，「丁仔菱」在耕作的範圍內，會愈長愈好。不知官田菱角是否與此有關，但是，訪問當地的菱農卻說成「丁仔隴」，一隴約四呎二。在曾文水庫未築成之前，溪埔上的「丁仔隴」只能種蕃薯等低矮作物，以免阻塞水流，氾濫成災。

## 海埔開發天人交戰

曾文溪的氾濫、港道淤塞，牽動著流域內的鄉庄興衰。成也曾文溪，敗也曾文溪。緯度與尼羅河相近的曾文溪不斷沖積台江，河口海坪也隨之擴展；漢人鄉庄，就跟著浮覆地向西矗立。

人要與海爭，還得與人爭。曾文溪下游的鄉庄，可說是海埔開發史的縮影。

乾隆二十五年六月十五日，許中營、灣港、含西、菅寮、西港里一帶海坪，向來就是安定里東西兩堡鄉民，採捕營生之所、「天地自然之利」。不料，棍徒方鳳、方成、方院等人，



聚眾搭寮、插標圈地霸佔，開築「蚶埕」六十餘坵，糾紛不斷。後經安定里鄉賓蔡華仁及耆民吳朝捷等人不斷陳情檢舉，官府才將方鳳等人所侵佔海坪，全數充公。——《安定里海坪歸鄉民採捕示禁碑》

「蚶」音憨，海鮮。閩南語念為「蚶仔」，煮湯味美。貧窮人家，赴海坪採捕，得以嘗鮮、救飢。未料，過了四十年，林爽文亂後，此地邱、方兩大族姓，聯合蚶寮莊巨族黃佛等，群豪聚議，再度「沿海插標，聚匪搭寮，截奪各莊採捕，幾致大禍數次」，鄉人民生路絕。

因此，安定里西保生員吳積善及北埔庄義首吳奇都、將軍庄義首吳光猛、後汪庄義首吳圭當等人，憂心禍端，不忍見沿海眾庄貧民，斷了採捕活命之路，就把乾隆十二年《安定里海坪歸鄉民採捕示禁碑》碑文附上，投訴台灣府知府楊廷理，再行出禁令，拆除海寮，海坪復歸鄉民公眾採捕。

海洋是公共財，自古皆然。靠山吃山，靠海吃海。赤山官田麻豆等地開墾，幾代人費心築陂圳，興水利，安定西港將軍等庄，卻以海為田，圍築海坪溪埔，作魚塭。曾文溪流域因而有「山珍海味」、「糖米魚鹽」樣樣俱全。

## 拓荒鹽地施吳先鋒

將軍庄吳姓族人，可說是鹽地的拓荒者。據說，施琅平台有功，康熙帝賜他跑馬四日，所經之地作為勳業。他從汶港登岸，開始由西往東策馬，經過「蚵寮、北門嶼、溪底寮、中洲、學甲、巷口，最後到達現在的將軍庄。」

於是這位平台第一功臣，就派族親施士聰及他的好友，也是得力部將吳英的族親吳挺谷，一起來墾荒，置「將軍府」，留下「施侯租」之名。

相傳，在這古曾文溪海埔上，將軍府前掛有「施」、「吳」兩盞大燈，但在夜間遠望，卻不見「施」姓燈，只見「吳」姓一燈，燈火輝煌，從此以後，吳姓子孫繁衍各地。

「施」「吳」兩姓族人，可說是海的子民。他們的先輩歷經明末清初的混亂年代，在台灣海峽打過無數的戰役，冒險犯難，家常便飯。

「追懷豪傑人三姓，憑弔英雄酒一杯。吳施王三姓同立。」

將軍庄外塚裡，一塊「將軍石」如此寫著。

「無田無園，靠六月門。」先民初到將軍庄，一片溪埔地，沒有現成食物，撈海藻、捕魚、蚶、蟳為食，耕田作塹，飼魚、養蚵，至今已歷十餘代。吳挺谷與北埔庄義首吳奇都、將軍庄義首吳光猛、後汪庄義首吳圭當，皆是族親。他們從福建晉江岱陽錫坑渡海來台，按照「岱吳族譜」字諱行表來看，吳奇都輩份最高，其次是吳光猛、吳圭當。地方相傳吳奇都十分富有，留下「有奇都墳，無奇都厝。」的俗諺。

「良奇挺生，圭綬彙起，修身謹度，尊德誠意，勗率而敬，謙恭瞻視，孫曾千億，名次因之。」——諱行

「世重宗光，人欽善行，尚思法言，宜從憲令，其先貽謨，乃為大定，若厥有常，家聲衍慶。」——字行

——《岱吳族譜凡例》

吳奇都與吳光猛、吳河生、吳笏生、吳圭當叔姪孫三代人，在乾隆五十七年，也曾合力承典施侯爺二重港塹、椗索圈塹、北門嶼各一口，以及溪口（疑為將軍溪）虎罾二口，雇長年經營管理。——《台灣私法物權篇》

曾文溪口魚塹所產虱目魚最為有名，相傳虱目魚苗細如針，只能看到「兩眼炯炯如虱蟲」般大，所以才稱為「虱目魚」。魚塹聘有「長年」經理，住在塹寮日夜顧魚，一口魚塹要經營得法，塹坪整理最重要，「瀉坪、干坪、殺蟲、施肥」等等，日後若能長出青苔，就是最成功的養魚法。——《震瀛採訪錄》

將軍庄子弟吳新榮氏說，這種養虱目魚的技術，傳自頂山村一位陳姓老長年，他在「公港塹」經營五、六十甲魚塹，直到老死。因此，後人每年都會留有「櫃底錢」一百四十元，作為禁忌之用。

「將軍吳」族人後來散居各地，「北埔、頂下山子腳、馬沙溝、口寮，溪底寮等地吳姓

均以將軍庄為庄母。」直到道光三年大風雨，曾文溪挾著滾滾泥砂，從菅寮改道衝入台江，由鹿耳門礁旁出海，台江自鼎臍塹、灣港口、菅寮以西，頓成菅仔埔，菅芒迎風飄揚，「將軍吳」子孫吳綬黎等人陸續入墾，斬菅芒搭草寮，形成今日台南市安南區海尾寮。

「海尾寮」在《台灣縣輿圖冊》有記載，屬武定里二十莊之一，距府城北有六里。道光年間從安平隔著鹽水溪東望，已有漁家販魚維生。道光九年姚瑩之《東槎紀略》記載：

「道光三年七月，台灣大風雨，鹿耳門內海沙驟長，變為陸地。……自安平東望埔上魚市，如隔一溝，……新長陸埔未久，潮長時海水猶不無漬溼，……應俟三年、五年之後，民居漸稠，地土堅實，移安平右營於此。」

這些漁家在菅仔埔高處搭草寮居住，低處則圈地築岸，開鑿魚塹，在鹽地創出生機。

歌謠「安身立命起草寮，地號出名十六寮……，大道公廟海尾寮。」即是最佳的寫照。

## 鹽分不毛 旱作豐饒

道光七年，台灣道孔昭虔為了經營這片海埔新生地，還曾派員丈量土地，出示招墾，分歸嘉義、台灣縣治理。嘉義縣境是由墾戶集體開發，台灣縣境內則由富豪招佃，個別拓荒；在這鹽分不毛之地，種出番薯、蔥、蒜等旱作糧食。

「嘉邑界內由洪里，黃軍等十六股首招佃開墾，後經作七十二份分配，由東分配到西邊，剩餘

地留下稱做『公地尾』。其餘有三股首、或七股首，招佃開墾者，後稱做『三股』或『七股』、『九股』的地名。」

「台邑部分即由富豪士紳，申領廣大的墾區，招來各地無資的佃農從事開墾，多以招來的佃農出身地的地名為村名，如中洲寮、學甲寮等，……亦有以墾戶名為村落名稱的，如本淵寮係黃本淵所有墾區的佃戶聚居村落的名稱，海尾寮俗稱曰『撻舍寮』，乃係台南枋橋頭吳撻舍所拓墾區之佃戶聚居的村名，陳卿寮是陳卿所拓的村落，均置有公館管理墾區及徵收大租。」

——盧嘉興《曾文溪與國賽港》  
相傳，吳撻舍愛吃糯米皮、豆沙餡的龜餅，府城遂有「撻舍龜」之名餅。——連雅堂《雅言》

一地一物常因人而得名。如今沿著濱海公路到七股潟湖賞鳥，看黑面琵鷺，這些地名依然熟悉。

潟湖一帶本是台江內海的舊時地，盧嘉興氏考證，為《東番記》所稱「加老灣」的一部分，道光廿年，台江淤塞後，這裡水衝成港，稱為「郭賽港」，商船多停泊於此。

「郭塞港，在鹿耳門北十里，……口門頗深，近年大商艘多收泊於此。……港內有新長沙埔一片，文武汛館在此稽查商船。」

——《中復堂選集》  
郭賽港後來也被稱為「國賽港」，連雅堂氏則說是「國姓港」，清同治年間，來台貿易的

外國人，呼為「Koksikong」，岸上有海盜出沒。

「……多數海盜活動其間，他們雖不能捉住公海上快速的外國船隻，但常勾結岸上土著，掠奪不幸失事之船隻，……他們在當時台灣最高行政機關所在地的台灣府以北五英里，構成一名為「Koksikong」的村落，他們在該村集結眾多人員，藉劫掠周圍之村落，使其海上的「豐功偉業」，趨於多樣化。……一八六六年九月二十九日，英國小型帆船Kwang Foong號遇強烈颱風，擱淺Koksikong海岸上，……不久即有三百名華人，持長刀，走上船來，開始掠奪。不僅該英船被劫一空，所有船員衣服亦遭剝去，並被趕下船，……身上毫無遮蓋，淺灘及小河內滿布牡蠣殼，他們涉水而過時，腳部及腿部均遭割破，甚為慘重。」

——《清末台灣對外貿易之開放》

## 賊池趣聞 十足草莽

民國四十三年間，曾經到這裡採訪的吳新榮氏則記載，下山村供有一尊池王爺，村人說只要賊黨向他祈求必有應，所以又被稱為「賊池」。這樣的傳說真是有趣，為曾文溪鹽地開拓史，增添不少草莽氣。

除了海盜之外，曾文溪下游還曾因爭奪土地發生「黃郭械鬥」，傷了不少人命。

「……溪洲（學甲）的郭畝使，公號為義昌，招致佃戶個別開墾，不願與洪理黃軍併墾，致發

生糾紛，曾發生過黃郭的械鬥，郭姓為防禦洪里洪軍十六股首的黃姓攻擊，經築造土壘防守其墾區佃戶住地，俗稱曰土城仔。」

——盧嘉興《曾文溪與國賽港》

光緒八年，學甲堡中洲莊陳姓族人，也為尖山海埔浮覆地捕魚，與「頭港吳」發生糾紛，糾紛難解，成了「莊對莊」、「姓對姓」相拚，「頭港吳」不敵，「將軍吳」等四埔吳也加入戰局。——《台南縣志稿人民志》

「有土斯有財」，為了生存空間，漢人與原住民爭，乃至於閩客相仇，泉、漳相鬥，異姓為敵。曾文溪流域不曉得澆灌了多少先民的汗與血。如今這汗與血，隨著嘉南大圳的曾文溪水，在土地上開花結果。

曾文溪，台灣的古文明之河啊！下一站又將流向哪裡！

（附記——本系列報導文章蒙業師趙慶河教授賜正，謹此致謝。）

## 註釋

註一：例如——

善化鎮——北仔店。因鄭氏營兵有北方人，此地北方人聚集故名。小新營莊，昔日南邊有大新營，今已無跡，皆是鄭氏營地。

安定鄉——領旂。鄭氏營盤地。

西港鄉——後營莊，鄭氏設營之地。

左鎮鄉——左鎮，鄭氏設侍衛左鎮於此。

六甲鄉——林鳳營莊，鄭氏參軍林鳳設營之地。

下營鄉——中營、下營莊，明鄭時的營盤地。

佳里鎮——下營、營頂，皆為鄭氏設營之地。

官田鄉——二鎮，鄭氏戎旗二鎮所墾。中協，鄭氏左先鋒鎮中協墾地。角秀，為鄭氏角宿鎮所墾。

山上鄉——北勢洲、山仔頂莊，明末鄭將余士龍開墾之地。

柳營鄉——查畝營，鄭氏清查田畝駐屯之地。果毅後，為鄭氏果毅後鎮所開墾的地方。五軍營，鄭氏五軍戎政所墾之地。

## 參考文獻

- 一、沈有容，《閩海贈言》，台北，台灣文獻叢刊第五十六種，民國四十八年十月。
- 二、蔣毓英，《台灣府志》，台中，台灣省文獻會，民國八十二年六月。
- 三、余文儀，《續修台灣府志》，台中，台灣省文獻會，民國八十二年六月。
- 四、周鍾瑄，《諸羅縣志》，台北，台灣研究叢刊第五十五種，民國五十一年十二月。
- 五、陳文達，《台灣縣志》，台中，台灣省文獻會，民國八十二年六月。
- 六、《台灣採訪冊》，台中，台灣省文獻會，民國八十二年六月。
- 七、王必昌，《重修台灣縣志》，台中，台灣省文獻會，民國八十二年六月。
- 八、《台灣府輿圖纂要》，台北，台灣文獻叢刊第一八一種，民國五十二年十一月。
- 九、《延平王戶官楊英從征實錄》，台北，中央研究院歷史研究所，民國八十五年五月。
- 十、郁永河，《裨海紀遊》，台中，台灣省文獻會，民國八十五年九月。



- 十一、黃叔瓚，《台海使槎錄》，台北，台灣文獻叢刊第四種，民國四十六年十一月。
- 十二、姚瑩，《東槎紀略》，台北，台灣文獻叢刊第七種，民國四十六年十一月。
- 十三、江日昇，《台灣外記》，台北，世界書局，民國七十四年一月。
- 十四、連雅堂，《台灣通史》，台北，眾文圖書，民國五十一年二月。
- 十五、六十七，《番社采風圖考》，台中，台灣省文獻會，民國八十五年九月。
- 十六、丁日健，《治台必告錄》，台北，台灣文獻叢刊第十七種，民國四十八年七月。
- 十七、諸家，《台灣詩乘》，台北，台灣文獻叢刊第六十四種，民國四十九年一月。
- 十八、諸家，《台灣詩鈔》，台北，台灣文獻叢刊第二百八十種，民國五十九年三月。
- 十九、《南部碑文集成》，台北，台灣文獻叢刊第二百一十八種，民國五十五年三月。
- 二十、黃耀東，《明清台灣碑碣選集》，台中，台灣省文獻會，民國六十九年元月。
- 二十一、《台灣私法物權篇》，台北，台灣文獻叢刊第一百五十種，民國五十二年一月。
- 二十二、《清代台灣大租調查書》，台北，台灣文獻叢刊第一百五十二種，民國五十二年四月。
- 二十三、胡傳，《台灣日記與稟啟》，台北，台灣文獻叢刊第七十一種，民國四十九年三月。
- 二十四、諸家，《台灣輿地彙鈔》，台北，台灣文獻叢刊第二百一十六種，民國五十四年九月。
- 二十五、陳肇興，《陶村詩稿》，台北，台灣文獻叢刊第一百四十四種，民國五十一年八月。
- 二十六、《台灣經濟史》，上下兩冊，台北，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，民國六十八年三月影印版。
- 二十七、James W. Davidson 著，蔡啟恆譯，《台灣之過去與現在》，台北，台灣研究叢刊第一〇七種，民國六十一年四月。
- 二十八、連橫，《雅言》，台北，台灣文獻叢刊第一百六十六種，民國五十二年二月。
- 二十九、連橫，《雅堂文集》，台北，台灣文獻叢刊第二百零八種，民國五十三年十二月。
- 三十、諸家，《台灣雜詠合刻》，台北，台灣文獻叢刊第二十八種，民國四十七年十月。

- 三十一、廖漢臣，《台灣省開闢資料續編》，台中，台灣省文獻會，民國六十六年六月。
- 三十二、《台南縣志稿》，台南縣文獻委員會，民國四十六年八月。
- 三十三、洪調水，《冰如隨筆集》，台南，民國六十九年三月。
- 三十四、台灣總督府臨時土地調查局，《台灣堡圖》，台北，遠流出版社，民國八十五年九月。
- 三十五、佐佐木邦磨，《台南縣管內全圖》，明治卅四年八月。
- 三十六、伊能嘉矩，《台灣文化志》，台中，台灣省文獻會。
- 三十七、曹永和，《台灣早期歷史研究》，台北，聯經出版社，民國八十四年十一月。
- 三十八、王世慶，《清代台灣社會經濟》，台北，聯經出版社，民國八十三年八月。
- 三十九、傅樂成，《中國通史》，台北，大中國圖書公司，民國八十年八月。
- 四十、高亞偉，《世界通史》，台北，民國七十九年十一月。
- 四十一、戚嘉林，《台灣史》，台北，民國八十年九月。
- 四十二、楊碧川，《台灣歷史年表》，台北，自立晚報出版部，民國七十七年六月。
- 四十三、陳香，《台灣竹枝詞選集》，台北，台灣商務印書館，民國七十二年四月。
- 四十四、伍稼青，《台灣瑣誌》，台北，台灣商務印書館，民國七十七年十二月。
- 四十五、司馬遼太郎著，李金松譯，《台灣紀行》，台北，台灣東販，民國八十四年六月。
- 四十六、《南瀛文獻》，台南，台南縣文獻委員會。
- 四十七、《輿地纂要》，台南，南瀛文獻叢刊第二輯，民國七十年六月。
- 四十八、《南瀛論叢》，台南，南瀛文獻叢刊第三輯，民國七十一年四月。
- 四十九、《南瀛雜俎》，台南，南瀛文獻叢刊第四輯，民國七十一年四月。
- 五十、《台南縣全球資訊網》，台南，台南縣政府。
- 五十一、《安南區志》，台南，安南區公所，民國八十八年六月。

- 五十二、盧嘉興，《台灣研究彙集二十二集》，台南，民國七十一年一月。
- 五十三、《嘉南農田水利會七十年史》，嘉南農田水利會，民國八十一年。
- 五十四、吳新榮，《震瀛採訪錄》，台南，瑣琅山房，民國六十六年三月。
- 五十五、吳彙蓮等，《岱吳族譜》，寫本影印，吳茂成藏。
- 五十六、沈善洪編，《黃宗義全集》，浙江，浙江古籍出版社，一九八六年五月。
- 五十七、《台北、春天、新故鄉》，福爾摩沙文教基金會、水晶有聲出版社。
- 五十八、古川勝三，楊鴻儒譯，《八田技師所遺留的》，共和國雜誌第十三期。
- 五十九、許獻平，《尋找山仔頂風華》，台南，山上村社區發展協會，民國九十年元月。
- 六十、郭輝譯，《巴達維亞城日記》，台中，台灣省文獻會，民國五十九年六月。
- 六十一、村上直次郎譯註，程大學中譯，《巴達維亞城日記》，台北，眾文圖書公司，民國八十年九月。
- 六十二、江樹生譯，《熱蘭遮城日誌》，台南，台南市政府，民國八十九年一月。
- 六十三、石萬壽，《台灣的拜壺民族》，台北，台原出版社，民國八十八年一月。
- 六十四、必麒麟著，陳逸君譯，《發現老台灣》，台北，台原出版社，民國八十三年八月。
- 六十五、劉還月，《南瀛平埔族誌》，台南，台南縣立文化中心，民國八十三年四月。
- 六十六、黃文博，《南瀛刈香誌》，台南，台南縣立文化中心，民國八十三年四月。
- 六十七、潘英，《台灣平埔族史》，台北，南天書局，民國八十七年一月。
- 六十八、江樹生譯，《蕭壠城記》，台北，台灣風物，第卅五卷，第四期，民國七十四年十二月。
- 六十九、《辭海》，中華書局，上海，民國三十七年十月。
- 七十、林尹校訂，《新校正切宋本廣韻》，台北，黎明文化事業公司，民國七十四年九月。
- 七十一、阮元，《經籍纂詁》，文文出版社，民國五十六年五月。